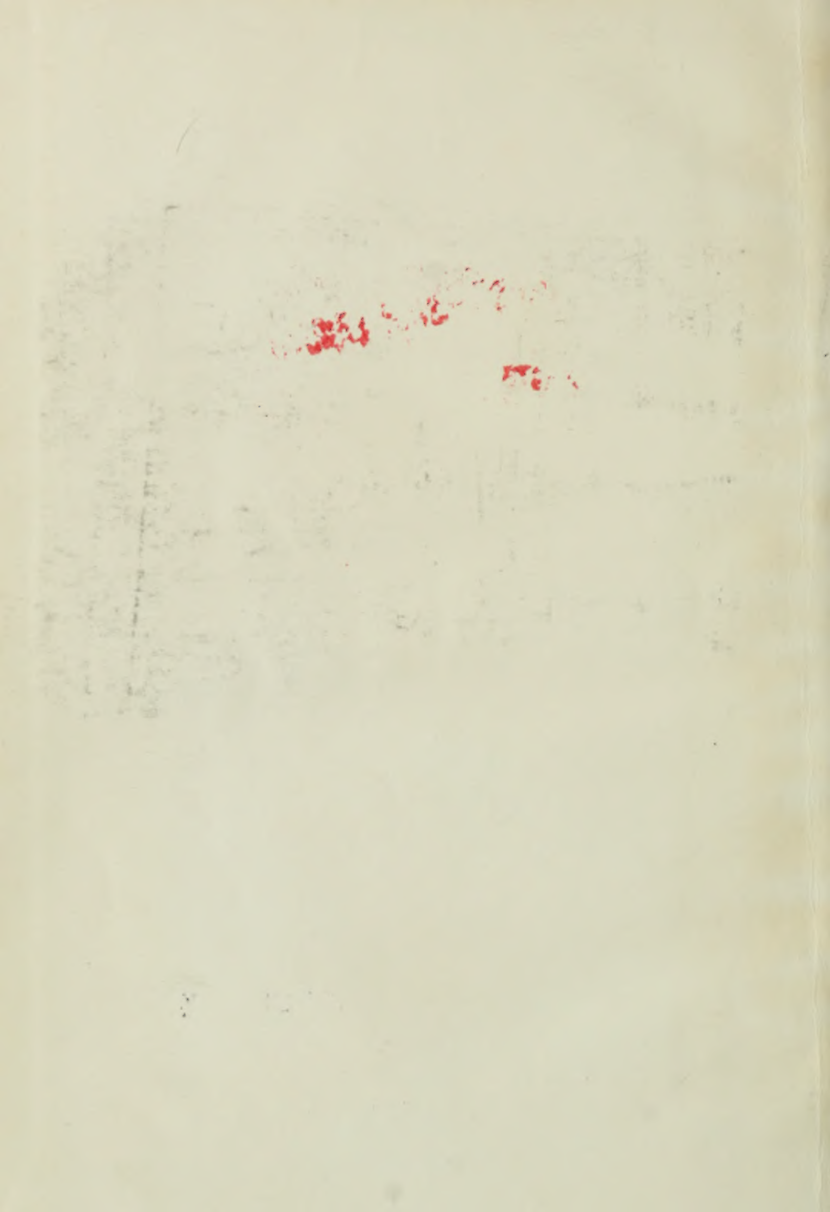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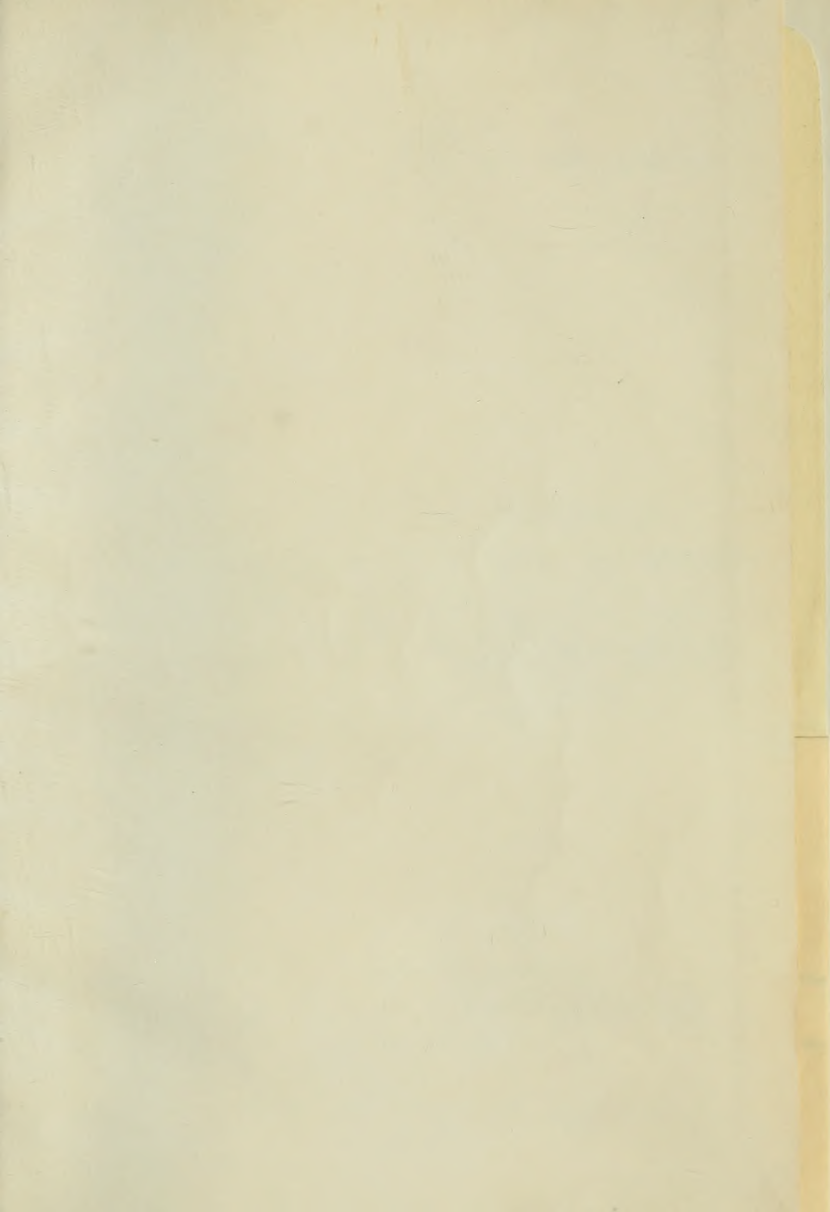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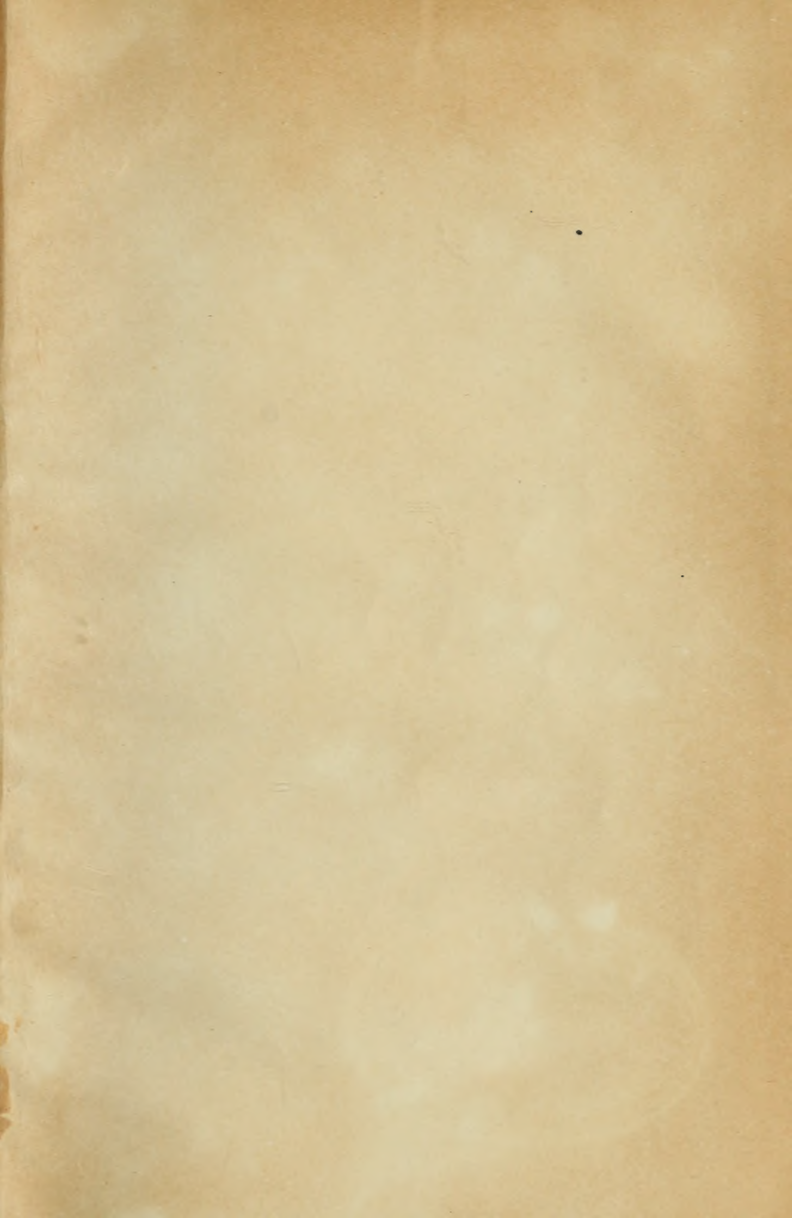








以身作則

李健吾

本劇排演或改編須得作者同意



『唐棣之華，偏其反爾。豈不爾思？室是遠爾！』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論語，子罕第九。

Apprenez, pour avoir votre esprit raffermi,
Qu'une femme qu'on garde est gagnée à demi,
Et que les noirs chagrins des maris ou des pères
Ont toujours du galant avancé les affaires.

—L'École des Maris, Act I, Scène VI.

以身作則

三幕喜劇



人物：

徐守清　一位紳士，年紀約有五十，無事可爲，在家頤養天年。

徐玉貞　他女兒，和他一樣，在家——待聘。

徐玉衡　他兒子，一個有家教的孩子。

劉德　老僕。

金娃　徐家的田伙。

張媽　三十歲。

王婆　一個穿門走戶的女人。

方義生　一位徵服出遊的年輕營長。

寶善　一個助紂作惡的馬弁。

地點：

華北某縣城內。

時間：

第一幕　某日晨十時。

第二幕　一小時以後。

第三幕　一小時以後。

第一幕



徐家大門外。

（寶善，便服，發呆地端詳這座陳舊的大門。）

寶善 （自言自語。）要不是我昨天跟着那大姑娘，親眼看見她跟一個老頭子進去，我簡直不信這裏頭住着人。乾巴巴我盼了這半天，盼不見半個人影出來。說不定營長跟我白天見鬼。這大姑娘，臉白白的，眼紅紅的，低着頭，一味往前跑，難保不是什麼九尾狐狸，勾走了營長的心。這裏頭也許就是空屋子，鬧了一二十年鬼。那條長辮子，在後頭甩來甩去的，不說營長着迷，就是我看着也怪氣。（回身，望見有人走近。）說着說着，到底有人來了。眞是媽的一個小地方，不是兩隻脚站在地面上，你還眞不敢斷定頭上曬的是太陽。媽的這夏天！（打量來人。）這傢伙我有點

兒面熟，好像在哪兒見過。我先躱他一躱，看他是不是奔這家大門來的。

（他趕忙閃向後方。

（金娃，一個土頭土腦的老實人，遲遲疑疑，從旁邊上來。他帶着一個不大的筐子。

金娃　到了。是這兒。（不邁步上台階，先和自己商量。）大門關着，我等等再敲。我爹教我的那番話，我先學一遍，省的回頭一見徐舉人，把話全吓回去了。（回身，看見寶善身影。）還是敲門進去能，我爹叫我一路小心，筐子裏裝了二十四顆大雞蛋……

（但是他遲了一步，寶善過來拍着他的肩膀，嚇了這誦詐的鄉下人一跳。

金娃　（提緊籃子。）我這是一筐雞蛋，我爹叫我一路小心，要是你碰了我的……

寶善　我賠你的。

金娃　你沒有跟了我一路？

寶善　我剛打這兒過，看你眼熟，走來跟你打聲招呼。你到這家來的，是不是？

金娃　你怎麼全知道？

寶善　不說別的，我跟你像在哪兒見過面。

金娃　我也像在哪兒看見過你。我叫金娃，是北上村的。

寶善　我就說來的。

金娃　我女人是南上村的，我爹前年才給我成了家。年成不好，地裏出來的東西，夠喫不夠穿的，夠穿不夠用的，所以我爹左担擱，右担擱，眼看我二十四了，直到前年秋天，這才咬定了牙，央媒給我說了房媳婦。我媳婦娘家姓楊，楊樹的楊，是南上村的，離我們那兒才不到十里地。

寶善　你不用講，我全知道。你女人有個堂房哥哥……

金娃　在長安做買賣，我還沒有見過，那是她大伯的兒子。

寶善　你猜猜我是誰。我一看就看出你是金娃兄弟，跟你爹活脫脫一個模子……

金娃　他們也說我像我媽來的。

寶善　你眞聰明，天下還有人不像他媽的。你猜猜看，我到底像誰。

金娃　你不是……（下了决心。）你是她大伯的兒子，我女人的堂哥。

寶善　天下人就數你聰明。那不是我，還有誰！我這多年都在外頭。

金娃　我就說你長的跟我女人有些像！我聽說你跟你爹在長安做生意，很發了筆財。那年鬧天旱，有地沒有的種，爹還打算叫我投你們做夥計的。是我女人丟不下我。要不也就去了。

寶善　唉，誰也受了家累。我早就想回家望望，也是女人不肯放我走。

金娃　你成了親！我就沒有聽我女人講起。

寶善　你忘了，你女人她爹跟我爹過不來。

金娃　這我常聽人說。爲了兄弟鬧分家，這才一個上了長安的。鄉裏都講你爹有眼睛，看的遠，目下發了大財。你這回從長安下來，一定帶了不少現洋。

寶善　也不算多。你不知道，從潼關那面過河，一個人只準帶五塊現洋，多一塊都要

受罰。

金娃　聽說大煙土可以帶過河。

寶善　這要看人。有門路的，一千兩，二千兩，不算什麽；沒有門路的，一兩半兩也受罰。

金娃　對。昨天團長傳去村子頭兒，喜兒他爹，交下他五百兩土包銷。限十天，不的話，就槍斃！

寶善　五百兩？

金娃　人家都這麽講。

寶善　一個村子包銷五百兩，你別作踐軍隊上人了。（彷彿自言自語。）一個村子五十兩也還差不離。

金娃　你像挺關心。

寶善　我教給你，從前我在隊伍上混過，包銷大煙土這種話，你少在外頭張揚，團長知道了，捉去活揭了你的皮！

金娃　我沒有講。那個忘八蛋才講！

寶善　你知道，我沒有帶大煙土過河，倒偷着多帶了幾塊現洋。

金娃　你藏在什麼地方？

寶善　我含在嘴裏頭。

金娃　（將信將疑。）這……

寶善　（張口。）你自己看。

金娃　你的嘴是大！

寶善　（從衣袋取出一元銀幣。）給你一塊錢，喝杯酒，算是咱弟兄倆頭囘見面。

金娃　不！不！（接在手心。）這是一塊——噫！怎麼這上面換了人！（懷疑。）這怕是假的。

寶善　我看看。你沒有見過？

金娃　這人有點兒瘦……

寶善　這不是袁世凱；袁世凱死了。這是孫文，中華民國第一任的大總統。

金娃　那麼袁世凱是——？

寶善　第二任。

金娃　孫文還在前頭？我們這兒還沒有見過這種現洋。

寶善　你要是不要……

金娃　（急忙收將起來。）我揣回去給我女人開開眼。

寶善　你怎麼會上縣裏來的？

金娃　我來給徐舉人送個口信。

寶善　（指大門。）是不是就是這家？

金娃　就是這家，徐舉人北上村的房子歸我爹看着，地也租把我爹種着。

寶善　這姓徐的，你知道怎麼個稱呼？

金娃　我們都稱他徐舉人，你不知道，聽我爹講，他這功名整整熬了二十多年才到

手的。報條子一下來，殺豬，祭祖先，拜師傅，眼看就要進京中進士，不知怎麼一鬧革命，全給革掉了。他背着人；一來就罵中華民國。我爹說，縣裏就數徐舉人辮子剃的晚，他本來發下誓不剃的。後來過了兩年，不知什麼緣故也就剃了。

寶善　他有幾個學生？

金娃　學生？

寶善　我是問他有幾個兒子。

金娃　噢，原來你是說少爺。咱們這兒叫少爺，不叫學生。這大概是外路人一個叫法。

徐舉人只有一個少爺。他還有一個女少爺。

寶善　多大年紀？

金娃　你問誰？

寶善　他女兒。

金娃　不知道；我就沒有見過。前年她跟着下鄉埋她媽，臉上蒙了一塊白孝布，遮的

嚴嚴的，村裏人都沒有看見。這不比咱們鄉下姑娘，成天坐在大門外頭石礅子上看熱鬧。

、他正要過去叩門，便見門開了，走出劉德。他不迎上去，反而退下來。劉德，沒有想到是他，瞪圓了眼睛看他。

劉德　是你！金娃！你做什麼進縣？

金娃　你老人家好！我爹叫我問候你老人家好。

劉德　你爹怎麼不來，打發你進縣來做什麼？你這傻頭傻腦的！

金娃　我爹叫人家扣住了不放，打發我給徐舉人送個口信，就說咱們村子駐了兵，連祠堂都叫打開駐了兵，祖宗牌位都叫拿去燒了火。咱們上房住了一個連長，連馬房外頭那間小屋子，都叫隊伍上的伙夫佔了。我聽到信息早，頭天先把女人跟孩子送回娘家，第二天頭天亮，我還沒有回到村子，就看見駐滿了兵，一進家，就見上房住了一個連長，馬房外頭那間小屋子也叫伙夫佔了，囤房存的籽子，還有那

年打下來的幾口袋陳棗，還有那隻紅冠子跟那隻白冠子公鷄，還有那八隻母鷄跟母鷄的小鷄，還有後頭積的麥稭堆子，還有我女人那兩隻鐲子，叫他們從匟底下翻出來……

劉德　是那天的事？

金娃　你聽着，還有我媽埋在磚底下的二十塊老袁頭，還有我爹攢下來到期好給徐舉人交上的地租錢……

劉德　怎麼這也丟了！你爹放在屋子那個犄角的？

金娃　我哪兒知道？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都是我爹教我送給徐舉人的口信。

劉德　那你不早些敲門進來，還在外頭跟人扯淡！

金娃　（指向寶善。）你老人家不知道，這是我女人的堂房哥哥，才打長安回來。

劉德　你女人什麼地方鑽出一個堂房哥哥？我就沒有聽人講過。他叫什麼？

金娃　這……這……（轉向寶善。）你說，你叫什麼？姓什麼？

寶善　我跟你女人姓一個姓。

金娃　（向劉德。）你看，我這大舅爺多聰明！

劉德　你怎麽還提着個筐子？

金娃　我這是二十四顆鷄蛋，藏在個小罐兒裏頭，沒有叫大兵看見。我爹偷偷把這檢在筐子，叫我捎進縣城，說鄉下人沒有什麽好的，有嗎兒算嗎兒的，家常東西，總算一點孝敬的意思。本來打算多擱幾顆，是我爹一想，四喜六順，就是二十四顆好。

劉德　你沒有聽說，軍隊幾時開拔？

金娃　我爹就是爲了這個差我進城的，說是縣裏人總比鄉下人強，何况咱家的徐舉人，總會打發大兵開拔的。鄉下什麽都叫大兵拆了，燒了，宰了，分了，搶了，就剩下人還沒有死，我爹說眼看也就快了。

劉德　這可得報給老爺做主。

金娃　就是哪！我爹也這麽說。我這一路還沒有喫東西；臨走，我媽往筐子裏擱了兩

個饅頭，說是餓了好喫。我路上一想，饅頭喫了，趕晚半晌回去可怎麼辦呢？你老人家想，這一路……

劉德　別囉嗦了，跟我見老爺去。

〔他先走進大門，下去。

金娃　（轉身，向寶善。）你呢？

寶善　你先進去，我在外頭等個人。

金娃　你可別走，我進去就出來。

〔他走進大門，但是停了停，他忽然邁出一步。

金娃　你剛才不是問我徐舉人叫什麼嗎？我想起他的小名兒來了，還是聽我爹提起的，是什麼賽狗兒。

〔他終於楞頭楞腦下去了。

〔直到他眞正不見囘來了，方義生，常服，先一探頭，隨後攏近寶善。

（寶善不由自主，行起軍禮，反而嚇了方一跳，急忙向四外張望。）

寶善　營長！

方　我怎麼囑咐你來的！今天你是第四回見了我行軍禮，把我叫做營長了。我再給你講一遍，你要是再在外面這樣忘形，我可要回去拿軍法辦你。

寶善　（向自己咕嚕。）這年頭兒簡直沒有準章程！（回身坐在石階上。）我這叫色不迷人人自迷。

方　你這叫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寶善　我連人家小名兒都打聽出來了，你還要我怎麼樣？

方　（容光煥發。）那姑娘？

寶善　你也太難了，把人家一個黃花兒大姑娘看的那麼不值錢。我說的是她爹。

方　也好。你說說，她父親姓什麼，叫什麼，做什麼，住在什麼地方，地方上有沒有勢力，咱們可不可以跟他來往……

寶善　可惜我媽沒有給我生下兩張嘴，不能夠一下子說出口。也好，你聽我講。老頭子姓徐，是個前清的舉人，小名叫做賽狗兒，前年死了太太，還有一個兒子……

方　那位小姐呢？

寶善　我跟你說過，我不知道。

方　那麽，接着講你的。

寶善　我已經講完了。

方　（站定了，瞪着他，半晌擠出一句話來。）回到營盤，我非打你五十軍棍出氣不可！

寶善　（懶揚揚地站起來。）我早就斷定了，我夾在這風流案子裏頭只有倒楣挨揍的份兒。不過，（精神上來。）我還忘了，他就住在這裏頭。（他用手指門。）

方　（驚喜。）就在眼前！

寶善　就在眼前。

方　呵！
〔楞了楞他一直奔了徐家大門過去。寶善從後趕上揪回他來。
寶善　你打算做什麼？
方　我去拜望拜望。
寶善　爲色亡身，你這樣楞頭楞腦地撞進去，保管你個亂棍齊下，出來還得我給你買狗皮膏藥貼，趕明兒回到軍營，弟兄們一見，好！營長進城私下調查，倒掛了彩回來！
方　你叫我怎麼辦？
寶善　剛才你看見跟我說話，走進去的那個傻小子嗎？
方　我看見了，正想問你。
寶善　他是城外北上村的。
方　咱們屯駐的地方！

寶善　他跟他爹種的是徐舉人的地，住的是徐舉人的房子。現在都叫弟兄們佔了，他特地進城給徐舉人送個口信。

方　好極了！

寶善　你說好極了，你一定有了主意。

方　我就說弟兄們過路，駐紮在北上村先生的府上，諸多打攪，於心不安，故此兄弟特來拜候，遞張片子去見他。

寶善　好比我是徐舉人，我說，不敢當。你的下文呢？

方　我就接着說，先生是地方上有名的人物，敝軍此次道出貴縣，先生萬望多多見教。

寶善　我就說，不敢當。然後呢？

方　我再接着說，本軍人馬衆多，糈餉不足，還望先生幫助官方，多所爲力，非特地方深受先生之賜，卽敝軍亦蒙恩不小矣。

寶善　我誠惶誠恐地趕緊說，不敢當之至！營長大人請茶。你還要說什麼？

方　我該告辭了。

寶善　那位小姐呢？

方　似乎……

寶善　得啦，到了武場上，有你的，沒有我的；到了文場上，有我的，沒有你的。別瞧你斯斯文文謅了一起，再繞也繞不到小姐身上去。

方　我的主意不成，你說一下你的。

寶善　你是要文的，還是要武的，還是要文中帶武，武中帶文。

方　乾脆點兒！我這兒不是跟你磨性子。

寶善　要武幹，咱們把全營弟兄調了來，搶了他女兒去做壓寨夫人。

方　送掉我的營長前程？

寶善　有的是不送掉前程的。

方　他要跑到團長那兒告我呢?

寶善　你不知道，我剛才聽人講，團長發下五百兩煙土給村長包銷。

方　他對我講一百五十兩。

寶善　所以你不用害怕團長，他不敢派你個不是。

方　我不贊成你這武主義。還是文的罷。

寶善　要不搶了過來，睡了覺，第二天頭天亮，就趕過去給老丈人賠罪。這叫武中帶文。

方　我受不了這委曲。

寶善　娶老婆不受委曲，便宜叫你一個人佔盡了，天下沒有這種好事。要不來文的，你可得聽我調遣，說不定文中帶武，到時還得你唱壓軸子戲。

方　只要事成，營長給你做都成。

寶善　我不貪這個做，只要過河不拆橋，你把你的軍法收起，將來太太看的起我，幫

我也討個老婆，我就歡天喜地了。

方　這容易。

寶善　你剛才看見我跟那傻瓜講話，你做夢想不到，他女人是我堂房妹子，我是他大伯的兒子，在長安發了財才回來。

方　眞的？

寶善　眞眞假假，假假眞眞，假即是眞。我跟他一勾手，你看着，我就有資格混進徐舉人家，察言觀色，探出個底細。

方　（差不多要抱起他來。）你眞是我救命的恩人！

寶善　我可擔當不起。

方　你說，你說，你說。

寶善　你在外頭候我消息。

方　不，不。我跟你一塊兒進去，我算是你的朋友。

寶善　回頭我要叫人一腳踢出來，你也叫人一腳踢出來，你這一心一意要娶人家女兒的姑老爺？

方　好好。我交你一手辦理。

寶善　我喝定了媒人的喜酒。像我這路子人，只要營長在後頭挺腰，什麼爛汚事都幹的出來。不過你這當子親事，我看還就是光明正大四個字用不得。你想想看，姓徐的是個舉人，女兒輕易不放出大門一步，這種人唸了三本半書，就要癡心妄想做聖人，好像你猛地裏瞥了人家小姐一眼，就要講媽的個戀愛。老頭子不通情，不明理，我敢說，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先王的禮法。

方　我可以請團長做媒。

寶善　這種死心眼兒人，會一口咬定你個仗勢欺人。我問你，他要一下子回絕了呢？

方　那……那……揍他個好看的！

寶善　你不打算要他女兒了？

方　你說。

寶善　他越要禮法，你越不要禮法：這就是我說的文中帶武。你越襯的他要禮法，他越喜歡你。野蠻的交我，文明的交你，我跟他渾到底，你跟他女兒私下談心。不到天黑，他會愛上了我。

方　愛上了你怎麼樣？

寶善　他就聽我的話把女兒給你。

方　（搖頭。）我不信。

寶善　（抓了抓後腦梢，想了想。）連我都有點兒信不及。（出神。）嚇！門道裏有人說話，咱們先躲開點兒。

（他們閃向臺後牆角。）

（門開，從內走出玉貞，一直奔下石階。劉德從後繞到前面來攔她。）

劉德　小姐，你能把人吓死。

玉貞　我做了什麼事吓死人？

劉德　你這抛頭露面就要吓死人。趁着老爺在書房寫信，街上沒有人看見，我們趕緊囘去。

玉貞　我不囘去。你不用管我。我煩的慌。

劉德　你病了，病的一點也不輕！

玉貞　我沒有病。你放我走走。

劉德　走走還不就是病！

玉貞　我不在好好走路嗎？

劉德　一個沒有出門的小姐家，沒有一個像你這樣兒走路的。

玉貞　你教我一個走法。

劉德　這一會兒工夫，叫人看見了，會傳遍四縣，招人議論老爺不是的。

玉貞　我不懂你說些什麼。

劉德　人家要說老爺家教不嚴……

玉貞　我就沒有聽見一個人對我講，昨天我還出去來的。

劉德　提起昨天，我的膽險些叫你吓破了。幸虧我半路追回你來！好些人看着你。

玉貞　昨天我給媽上墳，難道也不許去？

劉德　去也得叫好了車，有人陪着。

玉貞　我覺得我到媽墳頭哭一場，也許好些。我就是想哭。

劉德　家裏供着牌位，你不會在家裏哭！

玉貞　我在家裏哭夠了。媽只是不答理我。

劉德　死了的人怎麼能夠答理你？

玉貞　死了的人怎麼不能夠答理？

劉德　看看！你這不叫病叫什麼？我得回聲老爺，給你請個郎中。

玉貞　也好。

劉德　我們先進去再說。

玉貞　不！我在門口坐坐。爹告訴我，給我僱了個老媽子，一會兒王婆兒就送來。我在門口等等她們來。

劉德　（驚。）老媽子！

玉貞　爹親自叫王婆兒送的。

劉德　要老媽子做什麼？

玉貞　爹給我僱的。

劉德　你不有我看着？

玉貞　爹怕你上了年紀忙不過來。

劉德　我明白了，老爺見你昨天私下出去，氣不過，另僱一個女的替我。

玉貞　倒好，我成了這一家的囚犯！弟弟都比我出入自由些！

劉德　他是個男孩子。

玉貞　女孩子又怕什麼？

劉德　這……這……

玉貞　（模倣。）這……這……

劉德　小姐，要等也得在家裏等。

（寶善從牆角藏身的地方，顚顚攧攧，彷彿着了魔，一直奔向劉德。）

寶善　呵哼！呵哼！……求你……求你……（張開嘴，用手往裏指指。）我……我……呵哼！（他靠住劉德，順勢倒向地上。）呵哼！呵哼！

劉德　（驚呆。）你這人是——

（方義生從後急急忙忙跑過來。）

方　你們這兒出了什麼？

劉德　這……這……

方　怎麼躺着個死人！（跪在寶善一旁。）心還在跳。（站起。）這人中了暑！你趕快

進去拿杯水來！找劑暑藥！靈丹！寶丹！避瘟散！綠荳湯！

劉德　是，是，是。

〔他跑進家去。

方　（立即趨近玉貞。）小姐！

〔她好像做了場噩夢醒過來，大叫一聲，預備蹬上石階，跑進家去。但是寶善一躍而起，早已截住她的去路。她嚇的退下石階，正好倒在方的懷裏。

方　小姐！

〔她暈了過去。

寶善　我怕我們做的太過火。

方　她還有氣！（呼喚。）小姐！小姐！

寶善　你放心！她一會兒就緩過氣來。

〔他們等着。

方　她動了！

寶善　你應該趁這時候講你要她。

方　滾開點兒！你簡直不知道好歹！給我走遠點兒！我再也不要見你！

（玉貞噯了一聲，醒覺出來。）

寶善　她好了！

方　小姐，不要怕，這是個野人，一點不懂規矩。我以後再也不許他吓唬你。

（她睜開眼，定了定神，發見倚在一個年輕的男子身上，羞了，惱了，然而不知如何是好。）

寶善　小姐，你放心，這全是爲了支開你那個老當差。（轉向方義生）請說話。

方　這……這……小姐，都是他出的這個主意，叫我吓着了你。我要存一絲壞念頭，小姐，天打雷劈，我下世做不了人！

寶善　不是這麼講。

方　我要是存心不良，小姐，馬上叫風把你我刮開！

寶善　我沒有見過比你還蠢的人！

方　小姐，他要是招你生氣，我替你打他。（轉向寶善。）你看，都是你，把小姐氣成這個模樣。（做勢踢他，捶他，他閃開了又追上去。）我打不爛你這渾賬東西！

寶善　我這是好心不得好報！

（徐守清從門裏出來，拿着一封信，看見玉貞。劉德捧着一碗水，金娃提着一把錫壺，全來救人。）

徐　什麼！玉貞！你一個人！男女授受不親，這還了得！快給我進去！

（他奔下石階，張開兩臂，一直把女兒送進大門，不等他轉同身，方義生已然不見了。）

劉德　（向寶善。）你不是中了暑，要喝水來的？

寶善　（向金娃。）呵！我等你等了這半天！

金娃　（放下錫壺。）我一路沒有喫東西，進去討了個饅頭，一邊喫一邊講，就把你忘掉了。

劉德　你怎麼起來了？那年輕人呢？

寶善　跟我打架的那人？都是你們不好，我正要㩒住他，叫你們一攪，不知他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劉德　他是賊？

寶善　不是賊。他在我耳朶旁邊也不知唧咕了些什麼，念念有詞，我就醒了。我正想㩒住問問他，不想看見你們，我一疏神，他就趁機溜掉。

金娃　說不定是神仙。二舅爺，神仙下凡來救你，你可眞要飛黃騰達。

徐　子不語怪力亂神。

寶善　（倒向劉德。）我還是有點兒暈。

劉德　（向金娃。）是你親戚，我們攙他到家裏憩憩。

徐　叫金娃攙他進去。劉德，你別走，我有話講。（向金娃。）什麼！那把錫壺你提出來，不給我提進去！（看着金娃提起錫壺。）你把他攙到劉德屋子，別的地方都不許亂走。

劉德　（向金娃。）你把這碗，還有這兩包藥，也給我捎進去。

（於是金娃扶着病了的寶善，提着錫壺，拿着碗，手心攢着藥，走進門去。）

徐　劉德，你拿我這封信到衙門去一趟。一封要緊信，你就說是徐舉人寫來的，要面交知縣大人。聽說是我，他們會馬上帶你到內堂去的。我並不喜歡這位長官，一個文官考試算不了什麼正經出身，不過他或許調的開那些軍隊。

劉德　要是只爲呈上這封信，我想小的不用進內堂也就成了。

徐　你是我的底下人，他會傳你進去問話的。

劉德　小的說些什麼呢？

徐　你跟他講，徐舉人的意思，是早些把軍隊調走，隨便駐在什麼地方都好，只要不是徐舉人的房屋。你告訴縣長，凡事應該敬重斯文。我是本縣唯一中過舉的，什麼人都可以放在後面，只有我不應該。但是調走軍隊還不是我頂大的請求……

劉德　（自語。）這還不夠我說的！

徐　你告訴縣長，軍隊不唯霸佔我鄉間的房產，而且毀害我無數的東西，什麼草料，麥稈，粰子，乾菜，公雞，母雞，總之一切損失，等我下鄉查明之後，應理賠補的，軍隊全得賠補。我要爲斯文爭一口氣！我不是一個無名無姓之人！

劉德　這——還是老爺自己跟縣長說的好。

徐　我親自去看，去求一個小小的七品？我不能夠爲五斗米折腰。

劉德　萬一縣長要見老爺。

徐　叫他坐了轎子來見我。我可以開開大門接見。

劉德　小的馬上就去？

徐　就去。不過，停住，你過路看一下那姓王的女人，她說給我送一個老媽子來的。

劉德　（囁嚅）小的原想問老爺一聲，就是，這個老媽子，這個老媽子，小的跟老爺這麼多年，還沒有看見用過一個女人。從前太太活着的時候，什麼事都是太太自己親手料理。太太過去了這三年，章法全變了。有時看見老爺一個人坐在堂屋，怪

淒涼的，連我下人都覺得看不過眼。老爺是知書識禮的，這三年也就夠苦的。小姐少爺沒有太太一旁照料，老爺一個人究竟不大方便，小的是說，小姐究竟不大方便。

徐　（如有所感）所以那姓王的女人勸我用個女下人，我就答應了。

劉德　小的不喜歡那姓王的女人，這種女人沒有一個是好人。太太在世就不跟這種女人來往。再說，我們家裏還從來沒有用過女下人，縣裏怕就沒有一家見過女下人個模樣。這不會好的。小的頭一個就不知道怎麼辦。跟一個女人在一起，又不是自己老婆，叫我怎麼辦呢？喫飯在一起，已經不好看，可是睡覺怎麼辦呢？這……這……究竟是個女人，不跟男人一樣。

徐　她有她的下房。

劉德　老爺看不出這多爲難。我們家裏已經有一個女孩子一個人睡一間屋子，不時得人看着，老爺不嫌煩，還給添上一個。

徐　我叫她睡到小姐屋子。

劉德　老爺的話對。不過，小姐遲早是要嫁的，那時孤單單剩下一個女下人……

徐　我覺不出什麼。我就要給少爺看房媳婦。他已經十四歲了。我打算早些給他成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也到了抱孫子的年紀。

劉德　那麼小姐的親事呢？

徐　這正是我作難的地方。你不知道，玉貞沒有落地就跟她表哥訂了婚。訂了婚。

劉德　可是這多年以來，姑老爺一點消息也沒有。

徐　玉貞她媽臨死，叫我早些計較，女兒眼看大了，要是姑老爺那面沒有消息，只好另外說個人家嫁了。

劉德　太太的話對。

徐　這是指腹爲婚。另外嫁人是辦不到的。我不能叫我女兒嫁兩個丈夫。一女不嫁二夫，我不能叫人笑我違背周公之禮。

劉德　不過這事只有太太跟姑太太知道，太太死了，姑太太怕早就忘記了這回事。

徐　我寧可叫我女兒等着。我寧可叫她一輩子不嫁。

劉德　等少爺成了親，我們好好央人打聽一下姑老爺的下落。

徐　我也這樣想。

劉德　不過僱老媽子究竟是椿新鮮事。老爺覺得一定要的話，小的不妨下鄉把我女人叫來，也比用一個生生的女人——

徐　你女人年紀太大。

劉德　我倒覺得，方才小的不還在講麼，老爺有時一個人怪悽涼的，家裏沒有一個女人也不成，太太已經死了三年，爲老爺自己劃算——

徐　（看着他。）你是叫我續弦？

劉德　依小的看來，也沒有什麼大不方便。

徐　你——你——你給我滾開吧！我這麼德高望重的人，眼看要給自己兒子成親

……你給我快點兒滾到衙門去！渾賬東西！老胡塗蟲！

劉德　是，是。其實老爺才五十歲的人。

徐　你把我比做登徒之子，還不渾賬？還有人比我讀透了聖賢書，能夠淸心寡欲的？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我是那種敗類？像我這樣年紀？

劉德　老爺不用生氣，那姓王的女人自己來了。

徐　你快些到衙門裏去。

劉德　是，是。

（但是他退在一旁，等王婆領着張媽上來。她們攏近了，他閃在張媽那邊觀察。）

王婆　徐老爺，我遠遠就看出是您來，我跟她講，她還不信，說怎麼那麼年輕，我說咳，你這人，徐老爺左不過四十多歲，會老到那兒去？再說，徐老爺是縣裏有名的人物，中過舉，應過皇上考試的，別的不說，就仗這點兒前程，也得跟平常人不同。老爺不知道，這就是我薦來的人。（向張媽。）過來，見見禮，這就是我跟你說的徐老爺。

徐　不用見禮了。

王婆　那可不成。上下總得有個見面禮兒。既然老爺這樣吩咐，好吧，你就趕着縣裏人學，鞠個躬吧。

（張媽扭揑了兩下。）

徐　她姓什麽？

王婆　她娘家姓劉，婆家姓張，是咱們東鄉的人。

徐　看外表人還老實。

王婆　敢情是，有名的老實人，不老實，我還不敢給老爺薦哪。就說有點兒嗎的，像老爺這樣不苟言不苟笑的人，待不上兩天，誰還不給感化過來。眞是說的，前天我還對我兒子講哪，看人徐家多有禮貌，别瞧王節少爺年紀小，那天下學遇見我，還叫我一聲王媽媽哪。

徐　我不叫他上學了。

王婆　那是不上學的好。有老爺在家教管，老鴇也變成白的。我就給自己說，是我窮，就是有錢，我也不打發兒子學堂去，唸點兒洋書，趕明兒大了，還不認我老娘哪。這年頭兒！老爺，是您知書識禮，有遠見。

徐　我看她年紀還不算大。

王婆　太大的我也不薦給您。（向張媽）你說，不用瞞着，你照實把歲數說給老爺聽。

張媽　（羞怯）這……

王婆　眞是鄉下來的，什麼都見不得人。我告訴你，到了城裏，就全改了樣兒。你說，老爺不怪你的。

張媽　我……我屬蛇。

王婆　（笑向徐）老爺，您瞧，鄉下人也有的是心眼兒，不說歲數，告訴您屬蛇。

徐　隨她去吧，本來也是，一個年輕婦道人家。

劉德　（過來撳撳徐的袖管。）老爺，小的有話囘稟。

徐　什麼話？你怎麼還不走？

劉德　（向徐低聲。）老爺看中了沒有？

徐　我覺的還可以。

劉德　小的覺的要不得。還是下鄉叫我女人來好。

王婆　（示意張媽，高聲向徐。）老爺，要是您看定了，我領她進去見見小姐也好。

徐　（轉身。）我看定了。

劉德　老爺……

徐　（向劉德。）我叫你到衙門去，你逗留着做什麼？你等大兵把我喫光了嗎？

王婆　怎麼，大兵？

徐　（轉身。）方才北上村來人，說村裏駐着軍隊，請我趕快想辦法。

王婆　您說到這兒，我想起我還綽了句話，是衙門裏人私下告訴我的，這消息外面

還沒有傳出去。

徐　（擁近。）什麼消息？

王婆　據說軍隊要縣裏派餉，數目是——

徐　是——

王婆　二十萬。

徐　二十萬！

王婆　我做夢也沒有夢見這麼多的錢。據說不給，就要坐地勒搶。

徐　這還了得！（向劉德。）你還不給我趕快去見縣長？快點兒跑罷！

（劉德匆忙奔下。）

王婆　（彷彿向張媽私語。）你聽見了沒有？派人去見知縣大人。這也就是徐老爺，要見就見，前回知縣大人請客，我還看見徐老爺去來的。徐老爺應酬的全是縣裏闊人。

徐　（他全聽見了。）我懶的去見他。

王婆　您一封信就成了。

徐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王婆　（向張媽。）你瞧，老爺出口成章！不說咱們女人聽不懂，就是男的，也沒有幾個人夠格兒跟徐老爺講話的。

徐　我們到家裏說說。還有工錢——

王婆　只要老爺小姐願意，工錢多多少少都是小事。不過，老爺，您先請一步，我跟張姐過句話，隨後就來。

（徐點點頭，大模大樣走進家去。）

王婆　怎麼樣？你這半天不言語，差點兒叫人把你當做啞叭。

張媽　你像開了河，我又頭一面，不說我插不上嘴，就是跟也跟不來。

王婆　好好，你倒埋怨起老娘來了。

張媽　我又幾時怪罪你來的，這叫怎麼說的！

王婆　你自己說，這老頭子怎麼樣？

張媽　怎麼樣？也就是那麼個樣兒。

王婆　不是那麼說，你願意伺候嗎？

張媽　我既來做這行生意，就是狗我也得伺候，說不上什麼願意不願意。

王婆　（端相她。）我倒不知道你這麼硬氣。

張媽　叫化子全硬氣。

王婆　我瞧咱們商量的那話兒要算白了。我進去回一聲，咱們拉倒了吧。

張媽　（揪住她。）你老人家眞是半句話也經不起。我說着玩兒的。

王婆　那就好。趕明兒你做了太太，我還得靠你養老哪。你說，怎麼樣，老頭子好對付嗎？

張媽　我怕他那份酸溜溜的勁兒。

王婆　我經見的人可多了，讀書人十有九個是酸溜溜的。不酸溜溜的，也不叫讀書人了。只要你有本事，把老頭子心哄過來，你就算做穩了太太，頂少也拿他一半家私過來。

張媽　你不是說他前妻還留下一位少爺，一位小姐？

王婆　這全包在我身上。我給他少爺相門媳婦，再攛掇把小姐早點兒嫁出去。

張媽　還有那老聽差，你知道。

王婆　你拜他做乾爹，給他兩句好聽的，也就順順當當過去了。

張媽　你剛才盯着看我，怪怕人的。

王婆　我倒不怕別人，我不放心的是你。

張媽　我？你老人家還信不及我？

王婆　你得像個底下人。

張媽　你看我哪點兒不像？

王婆　你得跟個賊一樣。

張媽　你眞看不起人。

王婆　你得迷住這一家子男人。

張媽　你老人家，快領我進去吧，我沒有見過你這樣囉嗦的人！女人知道怎麼做女人，再囉嗦也沒有用！

王婆　哼！就是你有用！

（她們正要進去，便見門裏起來一陣呼喊。她們嚇的閃在門一旁。賓善抱着頭，從裏鼠竄出來。他不住地啼號。徐守清舉起一根棍子，隨在後面，把他趕到街上。賓善躲在對面，不做聲，徐守清在石階上喘着。）

徐　渾賬東西！我看你還敢到後頭小姐屋裏去不！那是我女兒，沒有出嫁，你懂的嗎？我要再撞見有人站在我女兒屋裏，我不打折他的兩條腿，也不叫徐舉人！沒有唸過書，難道男女有別，風化攸關，你也沒有聽人講起嗎？渾賬東西！噢夫！噢夫！

王婆　（走向門。）這還了得！靑天白日往小姐綉房裏鑽，叫人張揚出去還像話！小

姐那楊柳身子，本來就多病，禁得起這一驚！老爺打的對！老爺問問他，靑天白日，鑽進小姐綉房，非奸即盜，有什麼好說的？連我這樣人，都知趣，輕易不到人家小姐房裏去。

寶善　我……我……

王婆　你有什麼可說的？

寶善　我不知道那是誰的屋子。

徐　噢夫！噢夫！氣死我也！

王婆　（向張媽。）咱姐倆裏頭看看小姐去。可憐的小姐，這時不知吓成了什麼可憐人兒樣子！

（王婆領着張媽進去。）

徐　你再敢……噢夫！噢夫！

他收了棍子，捶着胸，走進家，從裏將門書地關上。

〔寶善慢慢直起腰，向他的背影揮着拳頭。但是他立卽收回手，撫着肩膀呻吟。

寶善　老咱先去買張狗皮膏藥貼，回頭再跟你算賬。衝他打了我這幾棍，也得給這臭舉人一個教訓。

幕





第二幕





徐家的廳房有兩座門，一通內院，一通外院。

（徐守清正襟危坐，教導他女兒。玉貞不言語，靠着桌子犄角，揉搓手絹。融半身向外。張媽離的較遠，裝做聽懂的討好模樣。

徐　我講這故事，爲叫你們聽出這兒的微言大義。試想半夜火起來，人非聖賢，焉有不貪生之理？但是宋共公的寡婦，居然告訴左右搭救的人說，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左右便說，火燒來了怎麼辦？這寡婦寧死不去。夫越義而生，不若守義而死，是以夫子書之於春秋，正所以勵天下之婦道也。所以，（轉向張媽。）來在我這樣的書香人家，你就得記着，不苟言，不苟笑，不能隨便跟男下人談笑，禮有之，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

張媽　老爺說的是。

徐　所以禮有之，男女不雜坐，雜坐則男女無別；無別，尚成何體統？

張媽　老爺的話，就跟石頭上滾下來的水那樣響亮。

徐　所以，我常跟縣裏人講，世道無論變到什麼地步，這三綱五常却是搖動不得。三綱者何？君臣，父子，夫婦。五常者何？仁，義，禮，智，信。全是做人的根本學問。這道理也許太深了，張媽，你聽不懂。

張媽　還用說，老爺引經據典，別說懂，就是聽也沒有聽提過。

徐　（轉向女兒。）可是你應該懂，你是我的女兒。你應該記得曹大家的女誡：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強爲貴，女以弱爲美。既然陰是陰，陽是陽，自然男是男，女是女，好比太陽只在白天出來，太陰——就是月亮——到了晚晌才肯探頭，正所謂陰陽殊性，而男女異行者也。現在你告訴我，你拋頭露面，無緣無故，怎麼會站在大門外面。

玉貞　我不知道。

徐　你不知道！這不成話。像你這種行徑，不說壞我的家風，萬一叫你姑爹知道，你這終身作何了結？（搖頭，起立。）我不明白你這胡塗蟲抱了個什麼胡塗念頭。

玉貞　我悶極了。

徐　（莫明其妙，看了看她，然後走開。）玉貞，我簡直不明白你。夫悶者，心在門內之謂也，既在門內矣，又何苦之有？（轉向張媽，）以後你就在裏院陪着小姐，不要到前面來。

張媽　就是老爺不吩咐，我也不去。

徐　倒是你通情達禮。

張媽　不嚇老爺，我看夠了那些男人。

徐　（略一蹙眉。）下次不要這樣亂講。（轉向玉貞。）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一點不錯，禽

獸之道。玉貞，你知道，一個女孩子，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我這些話，你應當牢牢記住。這是你媽不在了，要像當年你媽在的時候，我要看見你一個人在街上，總得說你媽一頓。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如今你媽不在了，你也大了，自己應當小心，免的遺笑外人。

〔玉貞抽噎起來。

張媽　有我陪着小姐，老爺儘管放心好了。

徐　（發見玉貞哭泣。）玉貞，玉貞。（轉向張媽）你攙小姐到裏頭去。

〔張媽過去攙扶玉貞，但是後者一轉身，跑向內院。

怎麼回事！（呼喚。）玉貞！玉貞站住！玉貞！你這樣不聽從父親……

張媽：小姐是個女孩子家，老爺得讓着她點兒，不能拿她跟少爺一般看。

徐：你好好跟她下去，我怕她有了病。

〔張媽甜甜地應了一聲，小步跑向內院。

（沒有想到父親在廳房，玉節從外面衝上來；等到看見父親，已然來不及抽腿，他只好垂着手，呆雞似地立在一旁。）

徐　（回身看見他。）做什麼？

玉節　我……我……

徐　我一看，就曉得你是跑進來的。我給你講了多少回，走路得有走路的規矩。論語者，二十篇，羣弟子，記善言，孔子教人走路，足躩如也，你看，這樣子就叫足躩如也，才是走路的樣式。現在，你走到門邊，再走回來，叫我看你記住了沒有。

（玉節模擬他的步態。）

徐　還好，就是手擱的地方不對。你應該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什麼都要從小學起。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深得聖人三昧。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要知道，你這一跑，心原本靜靜的，也就浮了起來。我所以不叫你上學，就因為只見你們跳來跳去，認識幾個半圓半字的人手足刀尺，跟聖人的大道毫不相干。你不是

啃不下來，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下面是什麽，你給我啃出來。

玉節 （恐慌。）啃——？

徐 接着不知義往下啃。

玉節 （重複。）不知義，不知義……

徐 爲人子……

玉節 方少時……

徐 對。

玉節 親師友，習禮儀。

徐 所以做人必須從小做起。由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直到像我這樣年紀，五十而知天命。你看縣裏人那樣敬重我，不是別的，正因爲我中過舉，不說比縣裏人，就是比外縣人，出身也顯的正派。像你們在學堂裏唸的

人手足刀尺，非聖人之語，不見於聖人之書，不說沒有舉人可中，就是有舉人可中，（搖頭，歎息。）難，難，難，孟夫子所謂緣木以求魚者也。你們的老師，卽令叩門執業，我也要鳴鼓而攻之。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師道不尊嚴，斯文掃地，國之不亡，未之有也。

玉節　（斗膽。）學堂有體操。

徐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體操不與焉。體操就是玩物喪志一類的東西。（坐向椅子。）故君子必愼其獨也。這就是說，一個人獨自居處，應當分外小心。三思而後行，時時應當檢點一下自己的行爲。少說話，多作事，一個人自然也就重了，威了。子曰，巧言亂德；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都是注重德行的意思。

玉節　學堂人多。

徐　不要插嘴，聽我好好講。所謂愼其獨者，必須誠於中，形於外，表裏一致，然後彬彬。誠於中，就是誠其意，所謂毋自欺也。人能不自欺，才能知天命，曾子說的好，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便不是道。說到這裏，我想起當年鬧革命的情形來。我並不反對鬧革命，可是這得有個限度。我的意思是，朝代可以換，不過皇帝總得有人做，科舉總得有人主持。沒有人聽我的話。所以一改民國，一廢科舉，我就捐棄了功名之心，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我不許自己做官，我也不許你姐姐憑媒另嫁。當時我不肯剪掉辮子，他們把剪子舉到我頭上，我全不放在心上。可是有一天，我翻看論語，翻到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我就決定剪掉辮子，聖人尚且如此，況我一介窮儒，將近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紀？（看見玉節有倦容。）站直了，好好聽我講。活到五十，才知天命，可見天命難知。天命不是虛玄，只是一個人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成了一個大大的胡塗蟲。所以你要記住，有眼睛要看，有耳朵要聽，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玉節望外門。）回過頭來！我這裏跟你講學，你這樣心不在焉，還想成器！（站起，如有所恨。）你眞是朽木不可

彫也！你有一天能把聖人的道理，像我這樣嚼的爛熟，那才不負我教養了你一場，也好叫人曉得你是徐舉人的兒子。不是科舉廢掉，前十甲穩穩是我的。我能把四書倒着背過來！現在誰辦的了？呵！這麼大的一個縣分，也只有我一個人是聖人之徒！玉節，我就你這麼一個兒子，你這麼一個兒子。（忍住淚，看着玉節，然後恢復情調，繼續訓誨）你看不懂，是你沒有仔細看；你聽不懂，是你沒有用心聽，所以君子視思明，聽思聰；視不明，聽不聽，色雖思而不溫，貌雖思而不恭，言雖思而不忠。這正是一個人做學問的根本。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方才你講學堂人多，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雖多奚益，奚益？

（玉節盼望有人解圍，所以外門一響，他第一個注目到。

（劉德持一小條，從外進來。

徐　（回到現實的利害。）你回來了。知縣看見我的信，怎麼樣講？

劉德　（遞上小條。）請老爺過目。

徐　什麼！『收到！』就是這兩個字，沒有別的回信嗎？

（金娃推開半扇門，向玉節招手。）

（玉節乘父親不備，溜了出去。）

劉德　沒有。

徐　縣知事沒有請你進去問話？

劉德　沒有。

徐　我的信他看見了沒有？

劉德　我把信遞給傳達處，他們說，留下好了，就給了我這麼個條子。

徐　他們知道你是誰打發來的嗎？

劉德　我說我是徐舉人差來送信的。

徐　對。

劉德　他們說，信留下好了，就給了我這麼個條子。

徐　胡說！你沒有講，你有事要見縣知事？

劉德　我說徐舉人叫我把信當面遞給縣長。

徐　唔。他們怎麼講？

劉德　他們說，信留下好了，就給了我這麼個條子。

徐　那麼，你沒有看見縣知事，對縣知事講，把北上村的軍隊調到別的地方去。

劉德　我沒有看見。他們說，信留下好了，就給了我這麼個條子。

徐　（氣的撕掉收條。）那麼，你沒有看見縣知事！你活活白去了一趟！

劉德　不過老爺的信——

徐　不過我的信就沒有一個字提到軍隊！你不曉得我那封信，一篇頂好的四六駢文，裏頭沒有一個字說到我要縣知事辦的交涉！你這老胡塗，你就不想想，草料，麥稭，稃子，乾棗，公雞，母雞，這一切損失，裝不進我那古雅的句子！俗還不要緊！先就不協韻！我要你親口告訴縣知事，你不告訴，難道叫我的四六駢文告訴？呵！渾賬東西！

渾賬東西！

劉德　小的實在該死。不過他們說，信留下好了，就給了我這麽個條子。

徐　聽說是我，他們沒有特別請你進去？

劉德　沒有。他們看了信皮，拿信住桌子上一扔，就給了我這麽個條子。

徐　造了反，造了反，如今這世道！侮蔑斯文，坐聽先王之道寖微，而今而後，吾知夫夫子所以厄於陳蔡之故！我要哭。我得到文廟哭告一趟。我隱居了十多年，如今軍隊霸佔我的房子，毀壞我的草料，麥稭，稃子，乾棗，公雞，母雞，我不能夠聽人糟蹋下去，我得叫這羣渾賬東西賠補。軍隊不賠補，知縣也得賠補，他是人民的父母官！

（劉德攔住他向外的去路。）

劉德　知縣會把老爺抓進牢裏的。

徐　你給我滾出去，渾賬東西！老而不死是爲賊，非你之謂乎？給我滾出去。

（張媽從內跑上來。）

張媽　老爺！

徐　（同身。）你，張媽！

張媽　我，老爺。（同情。）看老爺氣成這樣子！身子抖擻的跟在風地裏一樣！（轉向劉德。）你怎麼了，把老爺惹的這樣動氣？你跟老爺跟了多年，連這點兒都不曉得體貼。

徐　對，對。（向劉德。）你這老胡塗，你聽聽！

（劉德唧噥着。）

張媽　（向劉德。）幸而是老爺，讀書人，不跟小人一般見識，要是換個人——（轉向徐。）老爺保重身體要緊。

徐　（點頭。）我還好。

張媽　（過來攙住他。）老爺進去看看，小姐這會兒直嚷心痛。看來還是請個郎中看看的好。

〔她扶着他走了兩步。

徐　（回身看見劉德，有所自覺，急忙推開張媽）沒有聽見嗎？給小姐請個郎中！

〔他緩緩踱向內院。

〔張媽很是乏味，最後決定收攏劉德。她向前走了兩步，劉德却將背給她。她嘆了口氣，那樣重，那樣引人注意，劉德不由回過身來。

劉德　你怎麽啦？

張媽　（苦笑。）劉爺，你不明白我。

〔她一逕向裏走下。

劉德　（搖頭。）這女人眞怪氣！（搖頭。）狐狸精，不是好東西。要是我女人來了就好了。

〔寶善自外探首，看見只有劉德一人，挺直身子進來。

劉德　你從什麽地方鑽出來的？

寶善　我好不尋找你老人家！你不知道，我趕來告訴你，我尋見那個給我治好病的神仙了。

劉德　真的？

寶善　那不是神仙，是外省路過本縣的一個儒醫。他跟我講，方才望見你們小姐的氣色，覺得她有病，而且不輕，要不早看，不出三日，定是不治之症。是我聽了這話，強自把他揪了來。

劉德　如今在什麼地方？我正要去請一個郎中。

寶善　就在外頭，我去招呼他一聲。

他過去開開門，招了招手，就見方義生斯文儒雅，換了一身儒醫的衣飾，搖搖擺擺進來。

寶善　（向方。）先生請。

方　不敢當。

寶善　（介紹。）這是本府的劉管家。（向劉德。）這就是那位大夫。

劉德　就是先生救活了他。

方　略施小技耳，其實不足掛齒。

劉德　先生請坐。

方　不敢當。此來專爲診治貴府小姐，快些領我診脈才是。

劉德　先生請稍候一下，我進去回稟一聲老爺。

方　（不安。）府上老爺在家？

劉德　請先生等等。（預備轉身。）老爺來了。小姐也來了。

〔徐守清和張媽扶着玉貞，從內走上。

徐　（看見生客，鬆手，轉向張媽。）你攙小姐進去。這兒有人。

〔不睬理客人，他監視張媽扶着玉貞，重新向內進去。

〔寶善早已逃之夭夭。

〔徐回身走向方。後者站起拱手。

徐　（向劉德。）這位是誰？

劉德　給小姐請來看病的郎中。

徐　（向方。）先生貴姓？

方　不敢當，賤姓周，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不復夢見周公之周。

徐　先生請坐。（向劉德。）給先生看茶。

〔劉德向外走出。〕

方　久仰孝廉大名，今日得見，三生可謂有幸。

徐　先生不像本縣人。

方　不是。

徐　我跟先生彷彿會過面。

方　（稍驚。）不記得從前在什麼地方會過面。

徐　我也只是覺得好像會過面。因爲看着先生的面孔，我不由想起一個親戚來。

方　是，是。

徐　我跟我那位親戚很久就失了音信。

方　是，是。（試探）令嬡的病……

徐　先生想必是個儒醫。

方　我原來是個書生，因見世道日非，這才改而行醫。儒醫原出論語：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徐　我跟先生不謀而同。先生儒而醫者也，我則隱居以求其志。

方　這正是夫子所謂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徐孝廉定是有心人了。

徐　人生於世，窗下十年，原想博個一官半職。但是，生而不幸遭逢亂世，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說，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所以看見後生小子富且貴焉，我不唯不眼紅，反而引以爲恥。恥莫大焉。

方　孝廉言之有理。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徐　不憂道，不憂貧，所以我能行其所無事。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唯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這就是君子愼其獨也的道理。敬重斯文的人，現在可以說是絕無僅有。在這樣大的一個縣分，沒有一個讀書人跟我說的來的。方才我打發用人拿我的信去見縣知事，竟不得其門而入。可是你知道，我北上村的房子叫軍隊佔了，草料，麥稭，粰子，乾棗，公雞，母雞，無不遭受蹂躪。這些混賬東西，我得叫他們一一賠補。

方　（想打斷他的話頭。）這……這……令嬡的病……

徐　我就是把我女兒，把我自己，全添加上去，也得叫他們賠補。

方　我想……我想……

徐　我要堅持到底。

方　（不安。）當然堅持到底。

徐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方　徐孝廉出口成章，可謂博學而無所成名。

徐　當年太史公距夫子五百年而作史記；其後又五百年，而爲東晉；又五百年，而爲五代；又五百年，而爲明初；迄今又五百年，而聖人終焉不出。孟夫子講的好：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瞑目沈思；繼以嘆息。）吾何爲不豫哉？不豫哉？

（劉德捧茶上，分置桌前。）

方　（最後。）我看令嬡的病……

徐　（起立。）不過男女授受不親，何況小女待字閨中，瓜田李下，不可無以相避。

方　（起立。）孝廉言之有理。不過，望聞問切，也是要緊的。望者，看形色也；聞者，聽聲音也；問者，訪病情也；切者，診六脈也，缺一不可。

徐　要是這樣的話，我看小女的病只有不看了。

方　不過老先生，我聽說小姐得的是心病。夫心者，新也，湯之盤不云乎，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然後才能其命維新。心爲五臟六腑之主，心屬火，火生土，見土便成死象。

劉德　（向徐。）老爺，還是請先生趕快進去——

徐　胡說！小姐閨房豈是外人走的！

劉德　（向方。）就請先生開個驅邪方子好不好？我看小姐是中了邪。

方　不成不成。我不能拿性命做兒戲。（向徐。）徐孝廉，人由陰精陽氣合成：天爲陽，地爲陰；火爲陽，水爲陰；男爲陽，女爲陰；左爲陽，右爲陰；氣爲陽，血爲陰；外爲陽，內爲陰；實爲陽，虛爲陰；熱爲陽，寒爲陰；背爲陽，腹爲陰；五臟爲陽，六腑爲陰。孤陰不生，獨陽不長；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又有陰中之陰，陽中之陽：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望聞問切，一絲不可錯亂。心是陽中之陽；心痛便是陰陽失調；陰陽失調，故邪居之。令嬡的病著實不輕。

劉德　（向徐。）先生把話說得多明白！

徐　（忽有所得。）北房[illegible]屏風，你去搬到這屋子來。

劉德　搬來擺到什麼地方?

徐　你就屋子中間打開，一邊擺把椅子。等你擺好了，我去叫小姐來，坐在裏首。這樣一來，男女可以不見面，先生也好看症投藥了。

方　(自語。)老腐敗!

徐　(向方。)先生以爲何如?

方　(承笑。)此策大妙。

徐　(滿足，向劉德。)你去把那扇屛風搬來。

〔劉德向外走出。

方　這樣一安排，病看了，禮教也保全了，孝廉實不愧滿腹經綸。

徐　哪兒話。先生請茶。

〔他們重新就座。

方　水木金火土，謂之五行；有五行，而後有五臟。

徐　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

方　所以公侯伯子男，謂之五等。

徐　春秋有五霸，唐宋有五代，山有五嶽，水有五湖，而手有五指。

方　而手有五指，而手有五指，妙極妙極。不過，這個屏風——

徐　這個屏風非要不可。男爲陽，女爲陰，陰陽殊性，所以男女有別。

方　是，是。

（劉德拖着一個木架緞面的舊屏風，從外上來。他把屏風拖到屋心打開。）

徐　（起立。）這樣擺。

（他過去把屏風擺的正好平切兩門。）

徐　這樣好。劉德，你把先生坐的那把椅子搬到屏風那面。

（方站起，絕望地看他們布置。）

（徐把自己坐的那把椅子擺在屏風另一面。他覺得滿意了，繞到右首。）

徐　（向方）先生請坐。

方　（苦笑。）徐孝廉太客氣。

（徐強他就坐。）

徐　（向劉德。）你到門口看着，不要放生人進來。

（劉德向外走出。）

方　孝廉可謂大材小用。

徐　先生等等，我進去把小女攙出來。

（他繞到左首，向內走出。）

方　（起立，大踏着步。）忘八蛋！我活了這麼大，還是頭回受這種活罪！等我把女人弄到手，我不夾這老傢伙幾棍，我不姓方！媽的，我一肚子學問，差不多全擠乾淨了！這不是勾人家女兒，倒是勾自己性命！

（寶善探進頭來，看見沒有人，他先不往前走。）

寶善　（向外。）我跟郎中說一句，就只一句話。（回身，走向方。）看見人家小姐沒有？

方　看見了，我會這兒打磨轉！（指着屏風。）你看！

寶善　這幹什麼？一邊一把椅子，怪氣！

方　老傢伙怕我看走了他女兒，搬來這扇破屏風擋着！我跟他謅了好半天，把他騙不到槽頭。都是你，替我出的這臭主意。裝哪家子郎中，羊肉喫不到口，惹來一身臊。

寶善　等等看。小不忍則亂大謀。這句話你都記不住，還想做什麼大事。你要不成，我再來。我要不成，還有一營的弟兄。

方　老頭子說我有點兒像他一個親戚，我倒要打聽打聽，只要沾個親字，就好辦多了。

寶善　我就夠會做夢的了，你比我還能做夢。

方　你不知道，我這縣裏是有個親戚，也姓徐。

寶善　等你卸了行頭，走親也不遲。我告訴你，那姓王的婆娘就來。我買通好了她。

方　我盼她絆住那老腐敗。

寶善　我走了。我得應酬應酬外頭。

（他向外溜出。）

（方回身研究屏風，然後從衣袋取出一張紙，看了看，重新插進衣袋。聽見腳步聲，他過來在椅上端端坐直了。）

（徐守清扶着玉貞從內出來。他們一路爭吵着。）

玉貞　我沒有病！我不要看病！

徐　你有病！你得看病！

玉貞　我說了，我不看病！

徐　我告訴你，大夫請好了，就坐在屏風對面，你得看病！

玉貞　（放低聲音。）就在對面？

徐　一位品德高尙的儒醫。

玉貞　（退縮）我害怕。

徐　你不用怕，有屏風擋着。人家看不見你。你放心，我聽他的談吐，知道他是個讀書人，我才許他看病。你坐在這張椅子上。

（他把玉貞送來坐在客首的椅子。）

（方咳嗽了一聲。）

玉貞　（嚇的離開椅子。）爹！

徐　玉貞！玉貞！你坐下！有我在你旁邊。

（玉貞終於坐好。）

方　（自語。）她來了，坐下了；就在我的旁邊！我的手直移擻！（掀開屏風的緞面，正好將手擡過去。）現在讓我給小姐診脈。

玉貞　（看見他的手在她腿上亂摸，嚇的動彈不得。）爹！

方　小姐把手放到腿上，我好診脈。

徐　（走近，看見伸過來的手。）慢點兒！先生，你把手拿過去。

方　徐孝廉，診脈乃看病第一要義。小子是一個讀書明理之人，絕不胡作匪爲，自絕於聖賢之門。

徐　你得答應我，你給外人講，看的是我，不是我女兒。

方　我曉得怎麼說。

徐　（向玉貞。）你把右手放在腿上，好讓先生診脈。你不用怕，我不走。

方　（假裝看脈，自語。）好嫩的手！不是老頭子監視着，我情願坐在這兒揑牠一輩子！

徐　（向方。）你說什麼？

方　我說，令嬡的寸脈好不浮滑！孝廉請過來，我得仔細講說，這病有點兒蹊蹺。

徐　你講，我聽的見。

方　（自語。）那姓王的婆娘怎麼還不來——（高聲。）令嬡這病，醫書謂之百合，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然欲臥，復不能臥；欲行，復不能行；心熱欲言，口又噤而無聲。請孝廉轉問令嬡一聲，是否如此。

（玉貞用力抽手。）

徐　（向玉貞。）你怎麼啦？

（方急忙鬆手。）

玉貞　我難受。

徐　方才大夫說的病象，你覺得合不合？

玉貞　（羞澀。）我不知道。

方　（高聲。）徐孝廉，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

徐　就先生看來，應當用什麼法子？

方　百合病有好些種類。狐惑其一也。狐者，狐狸之狐；惑者，迷惑之惑。狐惑之爲病，狀

如傷寒，四肢綿軟，方眠而目不得閉；方坐而足又動焉思立；惶惶然四顧而不知所爲，所謂方寸亂矣，衷心無主者是也。心太空了，又太熱了，服上一劑甘草瀉心湯，保管慢慢就會好起來。（起立）姓王的婆娘想必是死了！

徐　桌上有紙筆，請先生把方子寫下好了。

方　（搖頭。）不成，不成，方子不能開的這樣草率。我還得看看令嬡的舌頭。

徐　什麼？

方　請令嬡張開嘴，我過去看看舌頭。

徐　張開嘴，看看舌頭。你過來看她張開嘴！（繞到方這面。）你簡直不知道你在講些什麼！先生，你出言未免不雅！

方　不過，徐孝廉，做大夫的全看病人的舌頭。沒有病人的舌頭不叫大夫看的。

（玉貞早已禁不住好奇，從屏風縫隙，向外窺望。醫生面孔的熟識讓她一驚。）

徐　可是你忘記了這是我女兒，一個世代書香人家的小姐！

（王婆從外進來。）

王婆　（承着語風。）是呀，徐舉人的千金，書香人家的閨閣小姐！（向徐。）徐老爺，您爲什麽生氣？要是有人欺負小姐，慢說我是個老婆子，先就抓爛他那張不知好歹的臉皮！

徐　你聽聽看，他要看我女兒的舌頭。

王婆　我可沒有聽提過，人家堂堂一位黃花兒大小姐，把舌頭吐給一個不三不四的人看！這傳出去還了得！（轉身向方。）噢！原來是周郎中！是哪陣風把你刮到我們這小縣分來的？我就說，誰有這膽量，要看看徐舉人小姐的舌頭，原來是周郎中路過給小姐看病！（向徐。）老爺，您可不知道，周郎中別瞧年紀輕，人頂規矩不過。幸而是在您府上遇見了郎中，回頭我倒要煩他過去看看我的小女兒。（向方。）你就不會不看舌頭，把小姐的方子開出來？你們做大夫的也太死心眼兒了，要是都做我這行子生意，哼，早就關門大吉唸了佛哪！（向徐。）倒說，小姐在哪兒？

徐　你來了正好。你到屏風那邊陪着小姐，我在這邊陪着大夫。

（王婆不答理方的暗示，槐到屏風左首。玉貞已然坐直了。

王婆　喲，小姐一個人端端正正坐在屏風後面！小姐有所不知，這是那名聞四海的周郎中，經他一看，您的病不好也得好。

（徐在張羅紙墨筆硯。

（方站在桌邊，假裝思索。

玉貞　（低聲）他姓周？

王婆　（低聲）姓周。（等着她的下文）小姐還有什麼話問？

玉貞　我沒有話問。

王婆　小姐不妨隔着縫兒偷看他一眼。這不礙事的。他年紀跟小姐一樣大。

玉貞　（作態）我不看。

徐　（聽見女兒的聲音）你說什麼，玉貞？

（玉貞默不作聲。）

王婆　（高聲。）是我問小姐如今覺得怎麼樣。

方　（忽然。）我眞胡塗！該死！該死！

徐　什麼事？

方　我只診了令嫒一隻手！看我胡塗不胡塗！我就說病象有點兒蹊蹺，原來缺隻手！（趨前，坐向椅子，隔着屏風，重新將手伸到玉貞面前。）小姐，待我診診那隻手。

（玉貞遲疑着；她本能地意會其中的危險。）

王婆　徐老爺，我倒想起椿事來。（繞過屏風，一直走到離屋心較遠的地方。）徐老爺，您來，您告訴我。我是說那張媽。

（徐走將過去。）

（方乘機將手心的紙條呈出。手搖動着；玉貞的心旌搖動着。最後，她決定拿起那張紙。）

方　（大喜。）用了我的藥，小姐的病馬上保好。

王婆（向徐。）把張媽送到府上，事後我一想，張媽是個寡婦……

徐　寡婦！

王婆　可不！丈夫死了有十年了，不是沒有男人養活，誰肯拋頭露面出來，到外人家裏做事體？我是說，我一想，張媽是個寡婦，萬一老爺有個大小忌諱……

徐　不，不，我不忌諱。玉貞跟她很過的來。

（看見徐背向屏風，對方悄不作聲，方濳起脚，繞到屏風口。

（玉貞握着那張紙，正在躊躇莫决，看見他走近，驚叫起來。

王婆（高聲。）那就好。那是她的造化。

（他奔過去。

（看見事體不妙，方跑過玉貞身旁，從後方繞過屏風，向外溜出。

徐（聽見玉貞呼喚，急忙轉身，灼見方的身影。）怎麼回子事！

徐（追趕。）拿棍子來！拿棍子來！

〔他一直追趕下去。

王婆 （自語）年輕人毛手毛脚的，什麼也別想靠他們！（繞過屏風，發見玉貞進退維谷。）好小姐，這周郎中是個君子人，要說他敢當着小姐胡鬧，就是挖了我這對眼睛，我也不相信。正因爲他出名兒老實，到如今他還是個孤另另的單身漢。

〔張媽從內輕手輕脚出來。

張媽 你在這兒——我聽見老爺喊叫。

王婆 你攙小姐裏頭躺躺。

張媽 那是張什麼紙，小姐？您幹麼儘着揉搓？

王婆 什麼紙？

玉貞 我知道什麼紙！

〔紅着臉，她撕碎手心的紙條。

〔張媽過來攙她進去。

玉貞　（推開她。）我不用你扶！噢！我媽！可憐的媽媽！

（她哭着，飛跑進去。）

張媽　（撅着嘴。）這位小姐，成天不知鬧的哪家子脾氣！我看不是別的，尋個漢子就好了。（一屁股坐向椅子。）這一家人，打老頭子起，個個別扭！

王婆　我看你就難服侍。挑這個，挑那個的，哪兒像個出來做事的？

張媽　我原本不是出來做事的！

王婆　享福的？

張媽　沒有那命！

王婆　怪可憐兒的！倒說，老頭子對你怎麽樣？

張媽　怎麽樣？不怎麽樣！

王婆　才剛我告訴他，你是個寡婦，萬一他忌諱，我就另想薦個人給他。

張媽　他說什麽？

王婆　他說他不忌諱。他女兒跟你很過的來。

張媽　（帶笑起立。）人家有情有義的，倒是我不知趣，坐在這兒白嘔氣。你老人家坐下歇歇，聽我句逼秘話。

王婆　（坐向椅子。）你說，我聽着。

張媽　頭一椿，老頭子衝你撒了個謊。他說他女兒跟我很過的來，那是假的。

王婆　這我看的出來。

張媽　那麼，你老人家明白，跟我過的來的，不是小姐，是老頭子自己。

王婆　他跟你有過什麼來的？

張媽　沒有。他是個就書下飯的冬烘，那麼爽快倒像個人了。

王婆　你覺得老頭子怎麼樣？

張媽　我受不了他那份假正經樣兒。

王婆　你別大意，他是縣裏有名的舉人。

張媽　（低聲。）我聽見他來了。

（王婆站起，繞過屛風。）

（徐守清從外進來。）

王婆　這種過路的郎中實在靠不住。憑着兩片子嘴，把天給你也哄的場下來。究竟讀書的高人一等，不是老爺，小姐服了他的藥，說不定性命也賠到裏頭。（呼向張媽。）張媽，你好好伺候老爺，把氣給老爺順順。（向徐。）老爺，既然小姐喜歡張媽，我就放心走了。

（她終於向外走出。）

徐　噢夫，噢夫。（坐在椅上。）道其不行也夫！不行也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吾恨不能誅之。（聽見張媽咳嗽。）誰在那邊？

（張媽假裝沒有聽見。）

徐　不是張媽？（呼喚。）張媽！

張媽　老爺，有事嗎？

（她並不過去，仍然站在屏風這邊。）

徐　沒有事。（起立。）噢夫！噢夫！（走到屏風左首，）怎麼，你一個人，張媽？小姐呢？

張媽　小姐到屋裏去了。

徐　我還以爲她跟你在一起。

張媽　（移正椅子。）老爺請坐。我給老爺斟碗熱茶來。

徐　（一句一頓。）不用。你不曉得茶葉放在什麼地方。我喝開水就成了。

張媽　（走向桌子。）這兒有杯涼茶。

徐　是剛才新沏的，我還沒有喝。你端來我喝。

張媽　（將茶捧向徐。）有些涼了。

徐　不要緊。我就喝涼的。（將茶接過。）噢夫！苗而不秀！秀而不實！

張媽　要是廟不修，修不起，老爺出頭說句話，捐點兒錢，不就成了嗎？

徐　你不懂我的話。（飲茶。）好涼茶！你把那一杯也給我。我渴的利害。

張媽　（過去取茶。）老爺的學問有天樣高，海樣深，敢情是，我不懂。（接過空杯，遞上茶。）老爺氣壞了。

徐　我得罵劉德一頓，不知什麼地方叫來的郎中，有意調戲良家婦女。

張媽　劉德上了年紀，有點兒朦裏朦東的，裏頭有我伺候老爺，外頭換個年輕點兒的，用起來也得力。

徐　（搖頭。）不。不。

張媽　我看這杯茶不用喝了，喝多了涼茶，小心肚子痛。

徐　你說的也是。你端過去，我不喝了。

張媽　（接過茶杯，重新放向棹上。）小姐年紀不小了，老爺還是看門親事，省的一天防來防去的淘神。

徐　她從小許給她姑爹家裏的。

張媽　噢！姑老爺如今在哪兒恭喜？

徐　我不知道。

張媽　常年打信來嗎？

徐　沒有信來。

張媽　老爺准我說幾句放肆話。

徐　你說好了。

張媽　要是姑少爺死了呢？

徐　那就只有守寡。

張媽　（不言語，長嘆一聲。）唶！

徐　（看着她。）你嘆氣做什麼？

張媽　（陪笑。）我沒有嘆氣。

徐　（堅持。）我明明聽見你嘆了口長氣。

張媽　（堅持。）眞的我沒有。
徐　（思維。）我記得王婆說你是個寡婦。
張媽　是的。老爺忌諱這個嗎？
徐　我？（搖頭。）我不忌諱。
張媽　老爺眞是讀書讀透了的人。全縣沒有幾個人能像老爺這樣明白的。
徐　你守了多少年寡？王婆說有十年。
張媽　十年還是少說。足足有十三個年頭。我十五歲出的門，十七上守的寡，可不整整十三個年頭。
徐　你今年三十歲了。
張媽　也就是熬到三十罷了，沒有什麼可說的。
徐　（起立。）你是個節婦，我倒失敬了。（徘徊。）你有兒女嗎？
張媽　有兒女守着，再窮，我也不會出來應事。（可憐自己。）我是一個苦命人。

徐　（同情。）寡是不好守的。

張媽　像我這樣又得守寡，又得拋頭露面，世上也就是我這樣一個人。（可憐自己。）我注定是一個苦命人。

徐　（十分同情。）也不見得。你長的還好。

張媽　（苦笑。）長的好有什麽用！（看着徐。）老爺，您看我還好嗎？

徐　（避開視線。）我不知道。

張媽　（怨抑。）您怎麽會知道，您又沒有守過寡？

徐　我太太沒了整整三年。

張媽　（微笑。）可不！我倒忘記老爺沒有太太。

徐　（嘆息。）噓！

張媽　老爺做什麽嘆氣？

徐　（坐向椅子。）太太從前跟我很好。她死了，我還給她寫了篇傳。

張媽　太太是個有福之人。有兒，有女，又有您這樣一位舉人老爺。

（玉節從外澀足進來。看見屏風，他楞了楞；他向前走了兩步，聽見語聲，倒退了兩步。

（金娃站在門口，望着他。

（玉節向同伴搖搖手，預備退出去。

張媽　太太能夠晚死幾年，親眼看到小姐出嫁，少爺成親，就越發錦上添花了。

（玉節好奇起來。他躡着脚，溜近屏風，伏在椅子前面，從縫隙窺望着。

徐　（思維。）明天有工夫，把你的身世說給我聽，我好給你寫篇傳。將來我的文章家傳戶誦的時節，你這一場辛苦也就不辜負了。那時縣裏給你立個貞節牌坊也難說。

張媽　老爺恩深似海，叫我怎麼報答！（走近。）有了，我先給老爺磕個頭，算是謝謝。

（她眞在他身旁跪了下來。

（徐慌忙扶住她的手，——握住她一雙手，攔住她叩首，却不知如何發付。

張媽　（跪在他面前掙扎。）您就受我這一個頭，也算不了什麼。

（金娃好奇起來。他踮着脚，溜近屏風，在玉爺身旁椅子背後，從另一個縫隙窺望着。）

徐　（急促。）你起來，你起來。

張媽　（不堅持了，仰起頭，看着他，柔聲呼喚。）老爺！您眞是的！

徐　（把持不住。）你的手怪好看的。

張媽　（嬌笑。）老爺，您可別挖苦人！

徐　不！不！不你的手比我太太的好看多了！（想從地上把她摟起來。）你是好看！

張媽　（忽然嗔怒。）哎！你這人怎麼那麼不規矩！怎麼摸起我的奶頭來！

（她猛的一下把他推開。）

金娃　（以爲徐和椅子屏風要一起倒向自己身上，嚇的跳開喊叫起來。）別接！這邊兒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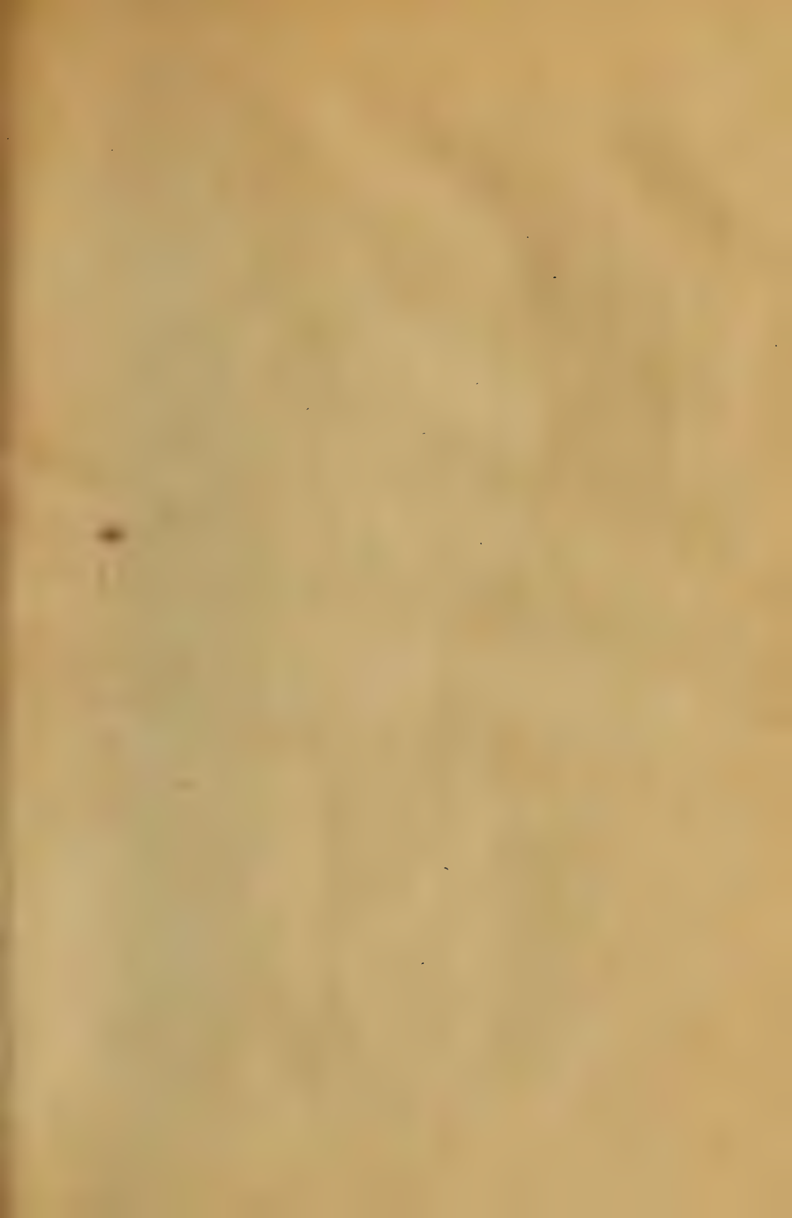
（徐好容易立穩，匆忙繞過屏風。）

（張媽呆了呆，向內跑掉。

（徐發見玉節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金娃靠近門邊發楞。

幕

第三幕



徐家的聽房：屏風已經去掉。

〔好像有所尋覓，金娃東張張，西望望，終於失了張支，打個兒轉。

〔劉德從外進來。

劉德　（一驚。）金娃，你在這兒做什麼？這兒是你待的地方？才剛老爺看見你跟少爺在一起，一生氣，把少爺鎖到書房裏頭。如今你一個人，不在前頭等，又跑進來做什麼？

金娃　我要囘去。爹叫我頭黑到家。

劉德　那你不走，跑到裏頭尋死？

金娃　我尋我那位大舅爺。

劉德　誰是你的大舅爺？

金娃　我的大舅爺就是我女人的哥哥。

劉德　你天生胡塗到底。

金娃　我不胡塗，他是我女人大伯的兒子。他發了洋財，我要他跟我一塊兒回去。還有，我爹的口信，等我帶回一句實話。要是大兵打發不走，我媳婦就得老在娘家住着。

劉德　你等等。老爺到衙門會見知縣去了。

金娃　見知縣去了？（憨態可掬。）這一下子，大兵可得開拔了。爹打發我進城，就知道當家的有本事叫大兵走，大兵一走，我就把我女人接回家來。

（徐守清自外進來。他氣忿忿地摘帽子，脫馬褂。）

金娃　（趨前。）老爺，大兵幾時開拔？明兒個？

徐　（申斥。）走過去點兒！靠的這麼近，難道你要謀害我？

劉德　（接過帽子馬褂。）金娃要回去。

徐　回去就回去，跑到廳房是怎麽回子事，上上下下的，還有個規矩沒有？（向金娃。）看你這付賊眉眼，跟衙門那羣東西活活一個模子拓出來的！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從頭到脚，沒有一個地方不是化外之民。（徘徊。）個個渾賬，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不讓我進去！說是有警長跟縣長談話！我偏要進去！我不能坐視我的雞犬牛羊見害，袖手不救。他們把我請到文書處，等了足有一個喫飯時辰，一杯茶也不見敬來。好半天，出來一個四不相，說縣長會着客，改天再見。改天再見！改天再見！（向金娃）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我不知汝輩何以爲生！說，何以爲生？

金娃　（面無人色。）爲生？

徐　爲生！

金娃　（囁嚅。）大兵一走，我就到丈人家接我媳婦回來。

徐　（嗤之以鼻）沒有出息！（向劉德。）少爺這會兒在書房做什麽？

劉德　老爺出去的時候，還在哭，如今不作聲，想必在寫字。

徐　叫他到這兒來。

劉德　是。（走過金娃。）老爺沒有罵夠你，還不外頭走！

（他推着金娃，向外走出。）

（徐看着他們出去，搖搖頭，轉同身，走向左方；轉同身，站住想想，搖搖頭，走向右方。）

徐　（最後在屋心站住，自語。）一個人不讀聖賢書，做官也罷，做鄉下人也罷，絕不會通情達理。你就是把情把理擺在他眼前面，沒有聖人遺訓打底子，他左不過是塊頑石，頑石。不讀聖賢書，昏天黑地，他怎麼能做人，怎麼活着，我一想到就胡塗。

（玉節畏畏縮縮，從外斜身進來。）

徐　（意外和顏悅色。）過來，走近點兒。

（玉節慢慢向前捱蹭。）

徐　不要怕，我不是那類不通情理的父親。人總是人，稍微懈怠一下子，就跟河決了

口一樣。我這一門就是你一個人，我已經老了，到了頤養天年，不問世事的年歲，就等着給你娶房媳婦，早日傳宗接代。誠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等你成了親，給我抱了孫子，那時你就曉得做人父親用心之苦。我不是不疼你，可是你要知道，養不教，父之過，我不能叫我徐家從你敗落。子曰，愛之能勿勞乎？正是這個道理。（徘徊。）我願意聽見外人講，瞧！這是徐舉人的兒子。我告訴你，勤有功，戲無益，我不願意你在學堂把大好時光糟踏掉，我更不願意你在家跟人不務正業。（立定。）我不要你同金娃在一起。他是個鄉下人，沒有讀過書，一個一無所知的粗人。你不要忘記你屬於士大夫階級。士大夫便是君子。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非其人者勿友。以後不許你跟金娃在一起。聽見了沒有？

玉節　（撒謊。）是金娃要我到廳房來，我不知道爹跟張媽在屏風後頭。

徐　（臉微微發紅，疾行兩步，如有所斥。）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鎮定下來。）不管怎麼樣，不許你跟金娃在一起。還有，你聽我講，我不許你在外胡言亂語。你要知道，

應該看的才許看，不應該看的就不許看；什麼不應該看，譬方說，這個——不單只看，就是聽，都應該有個分寸，不是隨便什麼都可以聽，偷聽的。什麼不應該聽，什麼不應該看，這就得多讀聖賢書，記住沒有？你得好好讀書上進。

玉節　是。

徐　好孩子。我告訴你，張媽是個守節的寡婦，她要不正經，不會到我們這樣人家來。以後你看見她，不得無禮。

玉節　是。

徐　這才對。從前夫子的兒子，趨而過庭，有人問他，學禮沒有？對曰未也。問的人便講，不學禮，無以立。於是夫子的兒子退而學禮。禮者，立也，人立於世之至道也。從前孟夫子走進臥房，看見他女人裸着上身，便大怒要休掉她。孟母便說，不是兒媳不是，是孟夫子不是，因爲孟夫子忘記了將入堂，聲必揚的規矩。禮有四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就是說，不是不看，非禮不看；不是不聽，非禮不

聽；不是不言，非禮不言；不是不動，非禮不動。懂了這四種道理，才能做人。

（在他說話中間，劉德從外進來，一直等他把話說完。）

劉德　老爺，這兒有封信。

徐　什麼地方來的？

劉德　（將信遞上。）老爺請看。

徐　（看封皮。）天津。奇怪了！（向玉節。）既往不咎，好好到書房給我寫字去。（向劉德。）我到後頭看信去，你把少爺送到書房，不許他出來亂走動。

劉德　是。

（徐一壁拆信，一壁向內走出。）

（玉節向他的背影做鬼臉。）

劉德　（牽着他的胳膊。）到書房去。

玉節　你鬆手，我告訴你，爹說要給我娶個媳婦兒。

劉德　才剛說的？

玉節　還說要我快點兒給他抱個孫子。

劉德　走罷，這麼大了，你別不知臊。

玉節　我再告訴你，爹不叫我跟金娃好，因爲看見爹跟張媽在一起。

劉德　（好奇。）什麼？

玉節　張媽跪在地上，爹把她抱起來。

劉德　眞的？

玉節　爹誇她長的好看。

劉德　走，走，到書房給我講。

〔他推玉節往外走，臨到門首，扭回頭，望着內門，搖搖頭，表示不快。

〔玉貞自內奔出，張媽小步隨上。

玉貞　（吵鬧。）我不要你跟我，我也不要聽你的話，我也不要看你的模樣。

張媽　可是您知道，老爺派我伺候您的。

玉貞　我沒有要你伺候我。

張媽　不是那麼說，小姐。

玉貞　我要那麼說。

張媽　進去罷，您原來有病，小心出來着了涼。

玉貞　我沒有病，也不怕着涼。

張媽　您忘記了才剛您還鬧心痛。

玉貞　那是我裝了好玩的。

張媽　這話要是叫老爺聽了去，哼，小姐您明白。

玉貞　老爺要是聽了去，沒有別人，只有你翻嘴。

張媽　小姐，您把我看的太不値錢。我伺候的是小姐，不是老爺。您裝病也好，不裝病也好，只要沒有我的干係，我全不管。

玉貞　你不是說來哄我的？

張媽　小姐這點兒還不憑信我？

玉貞　凡是爹派來看我的人，我全恨。

張媽　（微笑。）爲什麼，小姐？

玉貞　我覺得都不懷好意。

張媽　老爺怕您獨自悶，才叫人陪着您。

玉貞　我不要僱了的人。

張媽　您要什麼樣人？

玉貞　我要我喜歡的人。

張媽　（斗膽。）男人？

玉貞　（驚怒。）胡說八道！爲什麼男人？

張媽　（陪笑。）不怕小姐見笑，我是一個寡婦，我丈夫死了有十三年，我沒有一天

不盼着有人陪我說說笑笑。可是眞要有人陪我，我就會生氣的跟您一樣，我就會生氣的。因爲，不怕您見笑，我心裏就有一個人，就是我那死了的男人。

玉貞　呵！

張媽　小姐，我聽說您從小許給您的表哥。（不見答應。）是您表哥，您一定跟他見過。

玉貞　我不記得，那太早了。

張媽　您心裏有他個影子沒有？

玉貞　我？

張媽　您不用說，我替你猜猜看。他準是個長長的個子，不肥不瘦，臉有點兒圓，可又有點兒尖，眉毛長長的，眼睛黑黑的，高高的鼻子，皮膚白淨淨的也就跟您的皮膚差不多。有時是文人打扮，有時是個軍人裝梳，有時說不定裝做一個敲鑼浪鼓兒的，廟上拆字的，要不，就跟那給您看病的郎中一樣，都有點兒像，可都不大像。

玉貞　呸！你心裏才有這樣一個人哪！

張媽　可是，萬一他死了呢？

玉貞　你說誰？

張媽　您那表哥。

玉貞　你怎麽知道？

張媽　我不過這麽想。萬一他死了，小姐做什麽打算呢？

玉貞　我？

張媽　跟我一樣守寡？

玉貞　跟你一樣守寡？

張媽　您怎麽有點兒神不守舍？

玉貞　什麽？

張媽　哎呀！我眞佩服小姐裝聾裝癡的本事！

玉貞　過來，我問你。（坐向椅子。）你是什麼地方人？

張媽　我婆家是東鄉劉店人。

玉貞　你怎麼會到城裏來的？

張媽　鄉下沒有東西喫，又沒有男人養活，自然就奔城裏來了。

玉貞　你喜歡城裏，喜歡鄉下？

張媽　我喜歡城裏。

玉貞　我不，我喜歡鄉下。

張媽　鄉下有什麼好？像我住的那個村子，除掉門口幾棵老槐樹，冬天掉了葉子，夏天開花，算是換個新鮮樣兒，此外別說人，就是山喜鵲，輕易也不多來一隻。

玉貞　眞的？

張媽　鄉下說什麼也比不上城裏。光看綢緞店裏賣東西的，就一個人一個氣派。

玉貞　我就看不出。

張媽　那是因爲小姐待在家裏不出門。

玉貞　（起立）。你跟我一塊兒上街，好不好？

張媽　小姐忘記老爺在家了。

〔玉貞不作聲。

張媽　（同情）。小姐實在悶的利害。

玉貞　我有的是事做。我告訴你，我屋子牆上的磚一共是四百三十二塊，不算三十六塊半截磚。

張媽　眞的！

玉貞　窗上的格子大的有二十四，小的有一百零八。

〔王婆從外進來。

王婆　一點兒不錯，一百零八座，我還是五年前，廟裏燒香看見的。我打頭到尾數了好幾遍。小姐，您不信，那天逢到廟會，我陪您燒香去。

張媽　你說的是什麼？

王婆　你們不是在講廟裏的羅漢？

張媽　小姐在講她屋裏的窗格子。

王婆　（好笑。）看我這順風耳，偏偏綽還綽錯了！倒說，小姐，我原打算今天不再到府上來的，可是我在街上碰見了那個給您看病的郎中。

（玉貞裝做不理會，向內走動。）

王婆　（隨住她。）我一見他就駡他。

玉貞　（停住，回身。）你駡他。

王婆　不等我駡出口，他就說，好！我可碰到了個人！我問他怎麼了。他說，不是他逃的快，險些腿叫徐舉人打折了。我就說，誰叫你平白調戲人家小姐。他說，才叫寃枉！他要過來看看小姐的舌頭，好開方子。我就說，徐舉人是徐舉人，要是眼裏看見了什麼，一定不會有錯。他嘆口氣，說，也罷，人都有個良心，這兒有封信，裏面是我給徐府

小姐開的方子，既然徐舉人不認我的賬，小姐總該領我的情，我不便明白造次，就煩你私下交給小姐，表一下我的心迹罷。他這麼一說，倒把我難住了。不幫他傳信罷，怕擔誤了小姐的病；幫他罷，自己目不識丁，曉得他信裏胡謅些什麼。小姐身體自來單薄，要是觸怒了，一氣還了得。不過，唉！這就是我那點兒好管閒事的地方。嘴頭說着不不不，手邊早接過信，三脚兩步奔到這兒來。

張媽　信在什麼地方？

王婆　（摸索。）在這兒，我以爲丟了哪。小姐自己看，說不定賊郎中欺負我老實，不是正經藥方子，倒是什麼昧良心的渾賬東西。要是眞的話，看我摔不碎他的銅鑼。

玉貞　（不接。）我不要看。

王婆　我就說來的，人家小姐會有工夫看你這破方子！（向張媽。）到頭變成我丟臉，我這是圖什麼來的？

張媽　（向玉貞）小姐就是看看又何妨藥方子，抓一劑喫喫也好

玉貞　我不要喫藥。

王婆　別勸小姐了。小姐是金枝玉葉，說什麼是什麼，不看就不看，看了倒便宜那賊郎中。

玉貞　你說不看，我偏要看。

王婆　（預備將信收起。）還是不看了罷。看了倒叫那賊郎中得意。

玉貞　你給我看。

王婆　小姐一定要看，我可也沒有法子。不過，這是小姐要看，信要不正經，我可挑不起擔子。

玉貞　拿信給我。

王婆　張媽，你是親眼看見的，我如今把信放在桌子上，好歹我沒有親手遞給小姐。（將信放向桌面，）萬一出了差兒，我可不甘受人奚落。——呵老爺來了，索與請老爺

過過眼也好。

玉貞　（過來把信攥在手心。）誰一定要看牠！我拿到裏頭燒掉牠。

〔王婆向張媽微笑。

〔玉貞打算進去，但是她父親橫住她的去路。她閃在一旁。

徐　（不看張媽。）你們都在這兒。（向玉貞。）你不在你屋子做活，又出來閒走動。停住。我告訴你個喜信。你姑爹有信來，說你表哥在軍隊做營長，最近隊伍開拔到我們這一帶地方，所以寫封信給我，看我是不是還在縣裏住家。

王婆　徐老爺這回可眞大喜了。這麼一來，您隊伍上有了親人，就是縣長也得巴結您，早晚給您過來請安。

徐　我不要他請安，我要他以禮讓爲邦。（向玉貞。）我出去打聽一下，看北上村的軍隊，有沒有營長姓你姑爹的姓的。我正想卽早完了你的親事，託人打聽你姑爹的消息。從今以後，你要沒有事，少到外院走動。聽見了沒有？

玉貞　是，爹。

徐　進去罷。

（玉貞低着頭，紅着臉，奔往內院。）

張媽　這一下可好了，小姐的終身有了着落。老爺，這可眞是樁喜事。

徐　（遇見她的眼睛，和賊遇見失主一樣，打算溜了出去。）我先出去打聽打聽。

張媽　這麼毒的太陽，您可出去不得。萬一中了暑……

徐　不礙，不礙。（向王婆。）你還多待待。

王婆　（不發呆了。）呵，呵，我跟張媽還有句話要講。

張媽　（從桌頭掠起帽子。）老爺，別走，您戴上這頂帽子，萬一太陽毒，也有個擋頭兒。

（大喜之下，徐回身接住他的帽子。）

張媽　您早點兒回來。

（徐已經渺無踪跡了。

王婆　老頭子像是有心躲你。是你拏住他什麼把柄，還是他不高興跟你在一起？

張媽　兩樣都有。

王婆　你看你的事有望嗎？

張媽　這你得問主人去。不過你看的出來，他忙着張羅他女兒跟他兒子的親事。

王婆　這麼說，轉過來就會輪到他自己。

張媽　我不敢說一準。老頭子挺好強的。

王婆　面子上過得來，他也就成了。

張媽　可是我還就是這上頭胡塗。你知道，他才剛當着我出醜來的。

王婆　呵！快給我講。

張媽　（不在意。）其實他就摸摸我的手，誇我長的好看。

王婆　這還不夠瞧的，你這胡塗蟲，你還要他怎麼樣？眞的那個，也得捱到花燭那晚

响。

張媽　（嗔羞）呸！

王婆　那有什麼的！我活到這麼大，有的明門，有的狗洞，經我手調理的，少說也有五六十對！

張媽　說正經，有人看見他跟我要好來的。

王婆　誰？

張媽　不是別人，就是他那位少爺，跟他那位鄉下伙計。

王婆　怎麼那麼不湊巧！

張媽　所以哪，別瞧老頭子外面裝模作樣，其實是一肚子的鬼。他會老羞成怒恨我的。

王婆　不，不，他怕你倒是眞的。才剛他一直躲着你。

張媽　別是怕我嚷給外人聽。

王婆　那還用提！他是個讀書體面人。

張媽　你老往好裏想。

王婆　人家說的好，這叫做老眼不花，越老越看的淸楚。

張媽　你就沒有看透我。

王婆　你？

張媽　要是我們兩個人裏頭，我變了卦呢？

王婆　你瘋了！別說笑，老娘正擔心別的事吹臺哪！你沒有聽見，小姐有位營長表哥要嫁，可是我受人之託，囘去怎麼交代呢？那個年輕郎中不知打哪兒鑽出來的，一死叫我成就他的好事。

張媽　你給小姐的那封信原來不是藥方子。

王婆　是藥方子倒好了，省的我提心吊膽，怕小姐有了表哥，過路的郎中就不認賬。這一說，倒提醒了我進去走走。你好歹挽住老頭子，別叫我兩頭落空。

（她走向內院。）

張媽　（自語。）各人肚子的蛔蟲各人知道。你怕落空，我還怕哪！誰知道，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夢，一個人有一個的命，我這兒屋子剛搭好，那兒竈頭就着了火。

（寶善探進身來。）

寶善　好呵！你一個人在這兒。

張媽　（似曾相識。）請進來，老爺不在家。

寶善　我曉得他不在家。

張媽　（詫異。）你原來尋找劉德。他在前頭。你進來應該看見他。

寶善　我曉得。我要不跟他要蘑菇，我能這麼大搖大擺進來？

張媽　（譏誚。）你大概是個生人，不知道老爺的規矩。

寶善　（向前。）什麼規矩？

張媽　你這個人是個睜眼瞎子，有耳聾子。

寶善　（有趣起來。）還怎麼樣？

張媽　沒有鼻子。

寶善　爲什麼？

張媽　有眼睛，就應當看的見；有耳朶，就應當聽的見；有鼻子，就應當聞的見。就是都沒有，你要有腦子，也應當作摸的出來。

寶善　我長到這麼大，還不曉得自己這麼不成材。

張媽　你問問這椅子，這桌子，這凳子，這茶儿。你再問問這桌子，這椅子，這凳子，這茶儿，都會告訴你，老爺是個出名的道學。我來到這家不到一天，再世爲人，也忘不掉老爺那句老話：男女有別。所以你要是在前頭找不見你要找的人，就不用夢想會在後頭。

寶善　這我全知道。

張媽　你這人好不怪氣！不是老爺，不是劉爺，難道是少爺不成？少爺在前頭書房。

寶善　我知道他在書房，因爲他看見了他不應該看見的把戲。

張媽　（羞惱。）什麼把戲？

寶善　你明白什麼把戲。我告訴你，我來不爲這兒的男人。

張媽　你少胡扯！

寶善　我來找你。

張媽　（猜驚。）我——我不記得在哪兒見過你。

寶善　（柔聲軟氣。）我見過你。我知道你姓張，年紀才三十，是個寡婦，前脚着天，後脚不着地，等個主兒撒網收了去。

張媽　（看着他。）我眞沒有見過你。

寶善　我是神仙。

張媽　你是屁！

寶善　我特地下凡來收你。

張媽　你不知道哪兒鑽出來的地溜鬼！

寶善　你這人好沒有良心，怎麼咒起老公來？

張媽　咒你，咒你，咒死你，看你把我怎麼樣？

寶善　雞不與狗鬥，男不與女鬥，你罵吧，我不還嘴。

張媽　還嘴看我打不爛你！

寶善　（伸過臉去。）給你打。

張媽　（待要打，却笑將起來。）你這人眞叫賴皮。你叫什麼？

寶善　（立正。）我叫寶善。

張媽　你怎麼連個姓也沒有？

寶善　許多年沒有人問我姓什麼，索性我也就把牠存在庫房了。

張媽　你是個當聽差的。

寶善　我從小到大伺候人，可就不是當聽差的。

張媽　你這人怪有意思，不是聽差是什麼？

寶善　小的時候我服侍少爺，人家管我叫書僮；大的時候少爺做了官，人家管我叫馬弁。

張媽　馬弁算幾品官？

寶善　我這官來頭可大，少爺是幾品，我就算幾品。他是騎馬的，我是跟馬的；他是坐轎子的，我是跨盒子砲的。我辦不了的事，他辦不了；他辦不了的事，我辦的了。

張媽　什麼事他辦不了，你辦的了？

寶善　欺負老實人，收買軍火，勾結當地土財主，販賣私貨，另外還有一筆生意，你再也猜不到。

張媽　煩您講給我聽。

寶善　別肉麻了，一轉眼，你就您起我來了。我講給你聽，咱倆是不打不成交的老相好，你可別說出去。這是，勾引良家婦女。

張媽 （假裝喫驚。）你！

寶善 我！

張媽 是你少爺叫你找我？

寶善 （端相她。）你長的不壞，不壞，（點頭。）的確不壞。年紀不算太大，才不過三十，也許瞞着歲數，不過那沒有關係，反正你長的標緻，就是五十八十，也會有人娶你當娘養活。身材怪苗條的，頭髮黑烏烏的，就是皮太粗了點兒，脚太大了點兒，不過都還將就。可惜——

張媽 （乜斜着眼。）可惜什麽？

寶善 可惜我少爺喫小不喫老，喫好不喫草，眼眶子再大，也轉不到你身上。

張媽 放屁！有的是人要我。

寶善 你那位小名兒叫做賽狗兒的舉人老爺？

張媽 （越發詫異。）你怎麽曉得他的小名？

寶善　我是千里眼。我還看見他摸你奶頭來的。

張媽　（想打他個耳刮子，但是看見他涎着臉，反而捺住怒火。）就算他摸過，你要怎麼樣？

寶善　我喫醋，怎麼樣！

張媽　你喫哪家子醋？

寶善　（怪調。）我喜歡你，馬弁老爺看上了你，不喫醋怎麼着？

張媽　我不認識你。

寶善　我認識你，不就夠了嗎？

張媽　你？

寶善　怎麼樣，這還不夠？從前沒有見過我，現在請你看個仔細。鼻子不算矮，能算矮嗎？眼睛不算小，能算小嗎？鬍子不比你粗，能算粗嗎？胳膊摟你挺有氣力，能算沒有氣力嗎？這腕子足夠結實，滿可以掄起你摔個半死。再不信，走兩步給你看。怎麼樣？

龍行虎步，將來飛黃騰達，保有官太太給你做。

張媽　人家不清楚你的底細。

寶善　你又不是嫁給我的底細！你知道你丈夫的底細，你擱不住他咽氣；你知道許多男人的底細，沒有一個男人願意長久要你；你知道徐舉人的底細，臨了陪着個酸老頭子，一天到晚男女有別，你就別想像個小伙子。

張媽　你不是好人。

寶善　我不是好人，你問問，有幾個是好人的？我做書僮，因爲小時候爹媽把我賣掉；我當馬弁，因爲少爺做了官，走到哪兒離不開我；我幫少爺弄人家小姐，因爲少爺喫多了漿糊，咬定牙根要她。

張媽　（恍然大悟。）你就是那郎中的幫手！

寶善　（拍桌子。）說罷！你不是小姐，用不着那麼別扭；我不是老爺，用不着那麼斯文。

張媽　你這人瘋了！

寶善　你要是跟我心投意合，早點兒幫我把小姐給少爺弄到手，趕着他們拜天地，咱倆湊個熱鬧，也做一對花燭夫妻。

（徐守清自外向內探首，隨即輕輕退出。）

張媽　你還不知道，小姐許給她表哥，老頭子有了那表哥的下落。

寶善　（失望。）你不是哄我？

張媽　老頭子出去就為打聽去了。

寶善　我看這回眞要吹臺了！

（徐守清拿着棍子，顫巍巍地衝進來。）

徐　看你這回逃到哪兒去！好渾賬東西！我就聽見有人在裏頭講話，一聽聲音不對，果不其然是你這渾賬東西！調戲我女兒，又來勾引我的女用人！膽大妄為，居然趁我不在，跑進我的家來！看我打不爛你的狗腿的！看你往哪兒逃！你過來，過來我打

折你的狗腿！寡廉鮮恥，好小人！好大的膽！（呼喚。）來人呀！來人呀！

（王婆從內上來。）

王婆　什麼事？着了火啦？

徐　你來的好！你到外頭給我報官去，說我家裏捉住了個賊，我要他們把他押起來！

王婆　誰是賊？（指寶善。）他嗎？

徐　你不用問，你快去給我報官！我親眼看見他在這屋子調戲良家婦女，在我的廳房，在我的家裏，離我女兒的屋子只隔兩重門！來！來！你從後面攔腰抱住他，別讓他溜掉！張媽，你也幫着！你揪住他的腿！怎麼你們都站着不動！可不！你們是女人，他是男人。（呼喚。）來人呀！來人呀！

（寶善看清無法可逃，索與搬來一把椅子，交住臂，翹起腿，往上一坐。）

（張媽估量着他。）

（王婆滴溜溜的眼睛在他們身上轉來轉去。）

徐　渾賬東西居然坐了下來！這還了得！劉德金娃！氣殺我也！一個人也沒有！這些忘八蛋，不用的時節全來了，用的時節一個人也沒有！

王婆　（向徐）徐老爺先平平氣，給他個說話當兒，免的寃枉好人。

徐　寃枉好人！氣殺我也！一個無名無姓的生人，趁我不在家，跟我的女用人調情，是可忍，孰不可忍？噢夫！噢夫！

王婆　（向寶善示意）你這人眞不該，怎麼敢攙到徐舉人家裏胡鬧，不怕把你送到官廳，問個非奸卽盜的罪名？

寶善　你不用管，聽他辦好了。

徐　聽我辦，我先打匾你的狗腿！我……我……我治你個犯上之罪！我堂堂一個舉人，抵不住你這狗頭！噢夫！噢夫！

王婆　（向張媽）到底怎麼當子事，你也說一句話瞧。看徐老爺氣急成了個什麼模樣！

張媽　（向王婆。）我這半天不作聲，就爲打個主意。（向徐。）老爺，如今我主意定了，就是，您這兒我待不慣，我進去歸理歸理，我這就走了。

（她預備退出。）

（徐和王婆，驚急之下，一同向她走來。徐順手丟開棍子。）

王婆　你別是走了邪！

徐　你別是着了魔！

張媽　（同身。）什麼也不是。

王婆　可是你這一變卦，我們計議下的那樁好買賣——

張媽　讓我伺候酸老頭子，我就不用想活下去了。

徐　可是你這一走，我應下給你寫的那篇節婦傳——

張媽　（向徐微笑。）謝謝徐老爺的好意，我只有心領了，不是別的，我打算改嫁了。（向寶善。）等着我，咱倆一塊兒走。

〔她回身向內逕去。

〔徐和王婆追了兩步，終於收住步，轉向寶善。

徐　你這渾賬東西！（尋覓。）我的棍子！我的棍子！在什麼地方，我的棍子？（向寶善。）呵！君子不奪人之所好，你這小人！噢夫！噢夫！

王婆　（報復。）徐老爺還在葫蘆裏頭，他就是那郎中的底下人。

徐　那給我女兒看病的渾賬東西！

王婆　一點兒不錯。（向寶善，）煩你轉告你那郎中一聲，從今以後，他休想求我給她幫忙。（向徐。）我看這兒沒有我什麼事了，我這就走了，不過，徐老爺要是再用人的話，我擔保給您薦一個老實人來，比張媽還要好看。要是徐老爺有意的話，我就下鄉叫一個來，不要寡婦。如今這年月，寡婦沒有一個靠的住的。您要是再不放心，我就挑一個年紀大點兒的，好在是伺候小姐。

〔不見答理，她向外扭出去。

徐　（看着寶善，沒有法子發付。）你這——（搖頭。）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噢夫！噢夫！（徘徊。）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而仁者也！

（寶善站起。）

徐　哪兒去？等我拿繩子把你捆起來，解到官廳。

寶善　我不走。我等一個人出來。

徐　等誰？

寶善　等我女人。

徐　你——女人！我不能夠叫你帶她走！我不能夠！子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我不能夠叫張媽跟一個男人走。她是一個寡婦，易曰，恆其德貞，婦人吉；貞則吉，故從一而終。夫死不嫁，我不忍心坐看一個寡婦失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我不許她跟你野合！

（金娃從外探進身來。）

徐　來的好！金娃！到外頭給我取盤粗蔴繩，幫我把他捆起來。

金娃　（向實善。）大舅子，你在這兒！我哪兒沒有找到你，你在這兒！

徐　（驚叫。）什麼！他是你大舅子！好！原來你們裏應外合，私下勾結好了敗壞我的家風！（過去揪住實善）我把北上村的房產租給你們父子，你們不說好好看着，勾結——對！一定是勾結！勾結軍隊上人，霸佔我的房子，毀壞我的田產，如今又藉着送口信，跟人裏應外合，勾引我的女用人！我可知道了底細，原來都是你從中搗鬼！好渾賬！現在，我那些草料，麥稈，粰子，乾棗，公雞，母雞，還有我這兒的張媽，還有我答應給她寫的那篇四六文章，我都衝你一個人要！還我！都還我！要不我把你，把你們這羣渾賬一齊解到官廳處治！

（金娃好不懿練陷入一種無名的恐怖。）

（劉德從外匆匆上來。）

徐　好！劉德！你來的正好！快到外頭叫人來！

劉德　老爺，快點兒，營長——我是說，姑少爺來了！有十來個護兵簇擁着，還都跨着盒子砲！

徐　（放鬆金娃，向寶善。）我外甥帶着軍隊來了，看你們這兩個渾賬東西逃到什麼地方去！（向劉德。）把馬掛給我。

（劉德幫他穿上馬掛，戴好帽子，低身揪正他的下擺。）

（金娃慌忙乘機溜掉。）

徐　去請姑少爺進來。

（劉德先把椅子擺正，然後向外走出。）

徐　（發見金娃不在，呼向劉德。）別讓金娃跑掉！（回身，向寶善。）現在我叫你知道，徐舉人也不是好欺負的！我倒要看你把人家一個好端端的寡婦拐走！我倒要看全縣無恥之徒侮蔑斯文！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寶善　我只問你一句話，你這位姑少爺姓不姓方？

徐　（詫異。）你怎麼曉得他姓方？

（寶善笑笑，不開口。）

（方義生一身軍裝，從外進來。不明白徐將如何接待他，未免有些遲疑；但是看見寶善，他便坦然了。）

寶善　（立正，向方。）營長！

方　（向寶善。）你先來了。我就說你這半天不見，一直沒有下落！（向徐。）舅父……

徐　（惶惑。）你們原來認識！

方　（陪笑。）他是我的隨身馬弁。（向寶善。）過來，見過舅老爺。

寶善　（向方。）是。（立正，向徐。）舅老爺！

（徐把背給他。）

方　（向徐。）他自小跟大我的，要有放肆的地方，務請舅父開恩才是。

徐　你坐下。

方　（等他就座在下首坐定。）適才外甥在縣長那兒作客，承他轉來家父一封信。

徐　（自語。）原來那是他！

方　（繼續。）因爲我帶隊伍沒有確實駐紮的地方，所以有信總由所在縣邑詢轉。家父來信說，自從辛亥革命那年逃難在外，輾轉各地，就和親友斷了音問。最近知道我在貴縣屯駐，想起舅父，寫信叫我打聽一下當年鬧亂以後舅父這十多年的下落。縣長告訴我，本地有一個出名守舊的老頭子，句句話腐氣冲天，邁起步來總是四方大步，姓徐名守清，我就攔住他，說，這正是家父信裏打聽的親戚。（看見徐蹙眉，他便改了題目。）家父信裏提到表妹，說是如今也該長大了。

徐　我方才接到令尊一封信，正在詫異，你就來了。

方　是，是。還有，就是——

〔他閉攏嘴，望着內門。

〔徐回過頭，看見玉貞自內匆匆上來。

玉貞　（奔向父親。）爹！爹！我告訴你，那不是別人！那是表哥！我表哥！

徐　（正言厲色。）誰？

玉貞　（氣餒，）那郎中。

徐　少胡言亂語！快給我進去！這兒坐着的就是你表哥。

玉貞　（迅速掃了方一眼，紅着臉，低下頭，忸怩起來。）那郎中就是他裝的！

徐　（跳起。）什麼！他裝的！（趨前端相方。）可不是！一個面孔！看我這老胡塗，坐了這半天，沒有認出來！（向玉貞。）可是你怎麼會知道？快說！快說！

玉貞　他有信給我。

徐　誰？

玉貞　（指方。）他！

（她站不住了，立即向內跑出。）

（徐沒有追上她，收回腿，氣的坐向椅子，只是喘。）

方　（起立。）舅父！表妹同我的親事——

徐　（沒有聽見。）噢夫！噢夫！氣死我也！

方　舅父！表妹同我的親事——

徐　（沒有聽見。）噢夫！噢夫！我恨不能處死這種不孝之女！噢夫！噢夫！

寶善　（向方。）我看老頭子氣瘋過去了，這回可眞得找個大夫來。

徐　（拍桌而起，向寶善。）放屁！（向方。）這親事我不能夠答應！（大步而行。）我不能夠答應。我女兒寧可終身不嫁，我也不能夠放她跟一個下作的男人。下作！下流！下賤！一言以蔽之，曰，下！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我不能夠讓徐舉人的小姐做妾！節成然後許嫁，我也不能夠容她這樣嫁人！

方　舅父，表妹同我當年指腹爲婚——

徐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義乃成。我不能夠聽你們先款曲而後婚配。風化得維持。我一日不死，我得維持風化一日。我不能夠坐視先王之道陵替。我不能夠坐視周公之禮亡自我手。我不能夠。

（方回身看着寶善，表示絕望。）

寶善　（向方。）我看只有一個辦法，派弟兄們把他抗到營盤，扣幾天再作道理。

徐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你就是刀對着我的頸子，我還是不。

寶善　（向徐。）舅老爺言重了，我們的刀留着還有正經用項。

方　（申斥。）不要惹舅老爺生氣！

寶善　（立正。）是，營長。

徐　天之未喪斯文也，小子其如予何？

方　（陪禮，向徐。）舅父不用生氣。他在軍隊野久了，忘記從前當書僮的規矩。（向寶善。）退後點兒！這地方有你插嘴的份兒！下回再敢這樣不敬，看我打不爛你的屁股！

（寶善大不滿意，無可奈何，只得閃向一側。）

方　（向徐。）關于舅父北上村的損失，我來這兒的時節，已然跟縣長商妥，由縣裏

公款撥出一部分，權做舅父這方面的賠償。

徐　（站住看着他）誰做擔保？

方　有外甥一營的弟兄做擔保。（看見他點頭認可，急忙接將下去）關于親事，我請妥兩位大媒，一位是敝軍的團長，一位就是貴縣的縣長。

徐　總得令尊出名具請。

方　當然由家嚴出名。到時家嚴趕來主持也說不定。家母急於和舅父見面。至于聘金，舅父是詩書門第，想必不在有無上爭執——

徐　不然。子貢打算去掉祭天的熟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我爭的不是多寡，我爭的是禮。

方　舅父既然答應——

徐　我沒有答應。我不能夠——是的，我不能夠。（看着寶善，忽然。）我要答應，你得打這渾賬東西五十軍棍五十一棍也不能少！

寶善 （驚。）舅老爺是說我？

徐 說你挨打的東西一棍也不許少！少五十大棍！

寶善 不過，舅老爺——

徐 （向方。）少一棍，我就不許我女兒的親事。你挑能，打這渾賬東西五十軍棍，我把我女兒給你。

方 （看了寶善一眼。）我答應你打他五十軍棍。

寶善 可是——

方 （向寶善。）不許你插嘴！

徐 我把玉貞給你。

方 （喜形於色。）既蒙舅父見允，我也就不坐了。回頭我馬上叫人把大媒的紅帖送來。

徐 你坐坐，我還有話問你。

方　有的是時候，我以後還要常常過來請求舅父指教。舅父是位不遇的鴻儒，遭逢亂世，隱居不出，非僅一二人之不幸，實乃全國家，全社會之莫大損失。

徐　（笑逐顏開。）你忘記了，子曰，賢者辟世。

方　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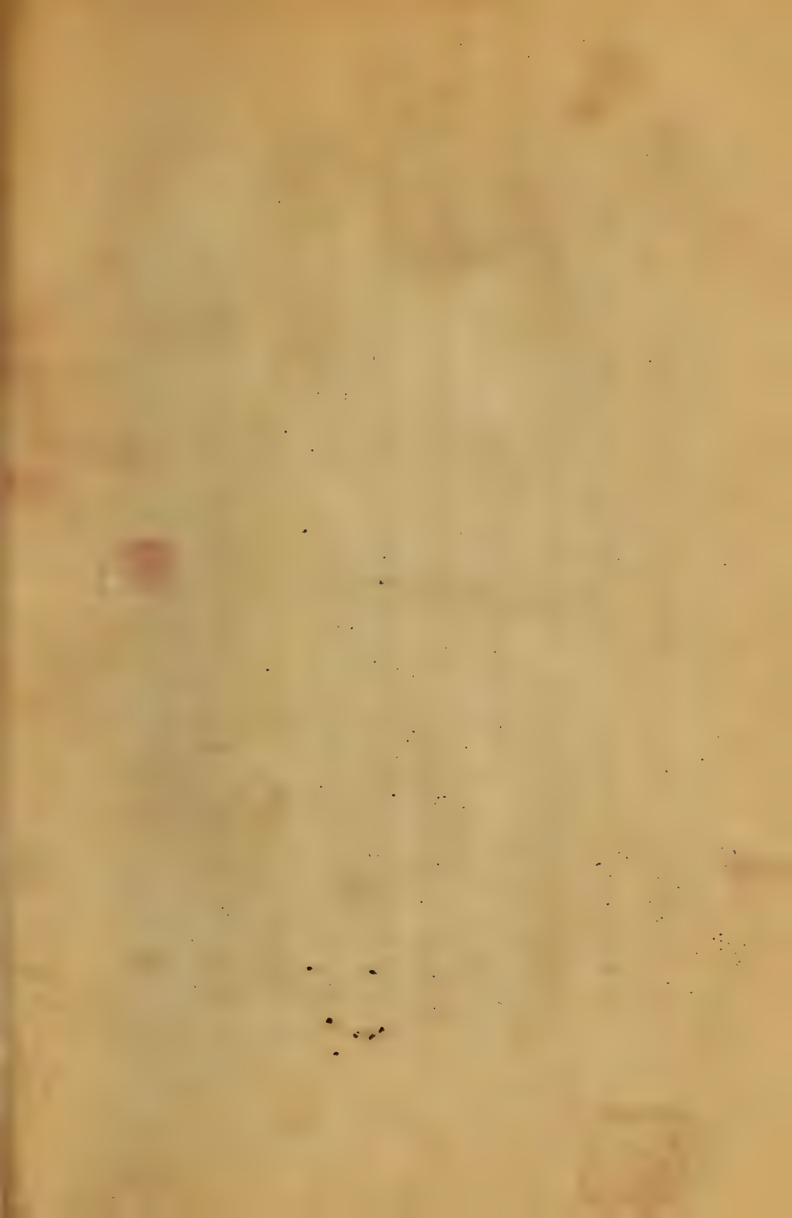
（禮讓了許久，終於斜着身，兩人同時向外走出。）

寶善　（自語。）現在人人如了願，就剩下我這苦小子，得好好想法對付我那五十軍棍。一個馬弁抵不上一個老丈人。高懷德頂撞了老丈人，險點兒叫唐天子砍掉腦袋。如今我頂撞了老丈人，總算走運，只挨五十軍棍。喫人這碗飯眞不容易，眞不容易。

（張媽從內上來，向他甜甜地笑着。）

寶善　（看見她。）還好，夠本兒，我半路也撈了個娘門兒。





後記

我有一個癖性，我喜愛的對象，我往往捉狹他們一個不防。這裏一點沒有惡意，然而我那樣貌似冷靜，或者不如說貌似熱烈，我不得不有時把自己關在友誼之外，給我一個酷苛的分析。我發見若干人類的弱點，可愛又復可憐，而我的反應竟難指實屬于嘲笑或者同情。馬齒越加長，世事的體驗越加深，人性的觀察越加細，我便越覺自己憂鬱，而這憂鬱，蒙着一層玩世不恭的浮塵。

我愛廣大的自然和其中活動的各不相同的人性。在這些活動裏面，因爲是一個中國人，我最感興趣也最動衷腸的，便是深植於我四周的固有的品德。隔着現代五光十色的變動，我心想撈拾一把那最隱晦也最顯明的傳統的特徵。我迴避那不健康的名士的性靈，我害怕那不嚴肅的個性的發揚。我走上了一條崚巇的棧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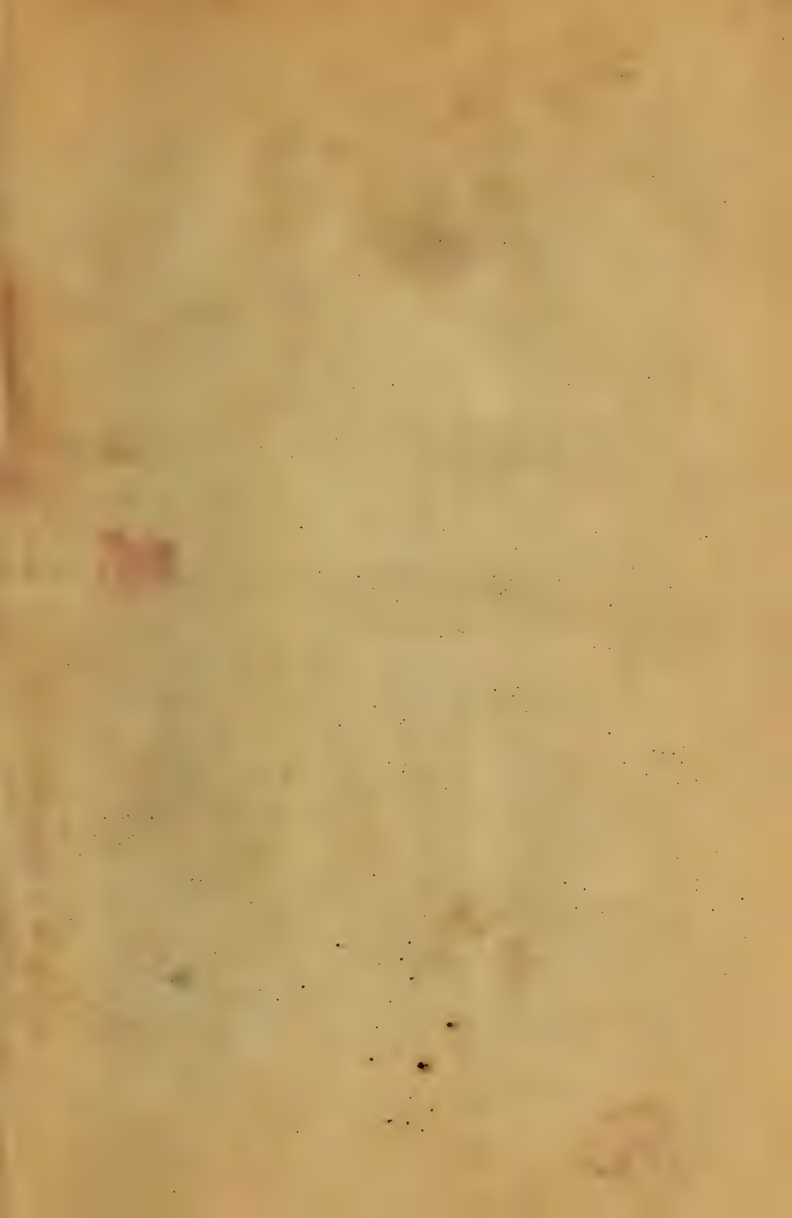
條未嘗不是孤獨的山道，我或將永遠陷於陰暗的角落，星光只有我貧窳的理智和我小小的心……

什麽是我所崇拜的，如若不是藝術？這也許是一個日將就暮的犄角，做成我避難的蚌殼。然而那眞正的公道在人世無處尋覓，未嘗不在藝術的國度保存下來。我掙扎於富有意義的人生的極境。我接受唯有藝術可以完成精神的勝利。我用藝術和人生的參差，苦自揉搓我渺微的心靈。作品應該建在一個深廣的人性上面，富有地方色彩，然而傳達人類普遍的情緒。我夢想去抓住屬于中國的一切，完美無間地放進一個舶來的造型的形體。

人性需要相當的限制，然而這相當的限制，却不應理擴展成爲帝王式的規律。道德是人性向上的坦白的流露，一種無在而無不在的精神飽滿作用，却不就是道學。道學將禮和人生分而爲二，形成互相攘奪統治權的醜態。這美麗的醜態，又乃喜劇視同己出的天下。以身作則證明人性不可遏抑的潛伏的力量。有一種人把虛僞

的存在當做力量，忘記他尚有一個眞我，不知不覺，漸漸出賣自己。我同情他：失敗，因爲他那樣牢不可拔，據有一個無以撼動的後天的生命。這就是爲什麼我創造徐守清那樣一個人物，代他道歉，同時幫他要求一個可能的原諒。

二十五年一月十日。



平裝實價三角　精裝實價四角五分

以身作則

李健吾作

刊行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昆明路德安里二十號

印刷者
三一印刷公司
上海昆明路七九七號

特約經售處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四川特約經售處
成都開明書店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一集　共十六冊

書名	作者	類別
路	茅盾	長篇
故事新編	魯迅	短篇
神鬼人	巴金	短篇
八駿圖	沈從文	短篇
團圓	張天翼	短篇
珠落集	靳以	短篇
雀鼠集	魯彥	短篇
南行記	艾蕪	短篇
分	何穀天	短篇
飯餘集	吳組緗	短篇
羊	蕭軍	短篇
短劍集	鄭振鐸	論文
黃昏之獻	麗尼	散文
雷雨	曹禺	劇本
以身作則	李健吾	劇本
魚目集	卞之琳	詩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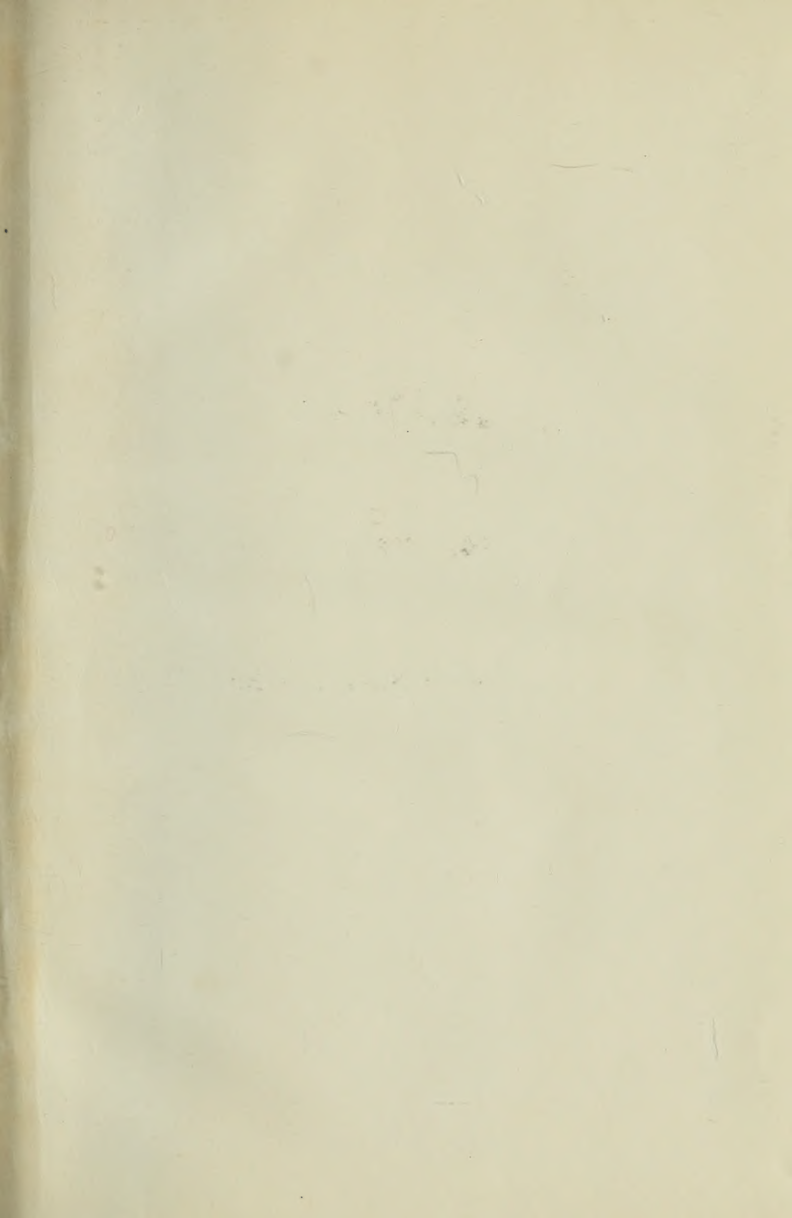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八月四版












UNIVERSITY OF TORONTO
VELUT ARBOR ÆVO